**2000\_Rem Koolhaas**

他的作品使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被认为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后来的结合建筑、城市规划、研究和写作固化雷姆·库哈斯的声誉。然而许多重大项目完成,这并不是说容易识别的可识别的风格。他认为一种恭维,因为工作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在很多不同的条件下,完成的工作也必须是不同的。他是由一些被称为现代主义,和他人deconstructivist,但他真的公然藐视。

雷姆·库哈斯1944年出生于鹿特丹。他八岁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位作家,戏剧评论家和导演的电影学院,是由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成为他们的文化,所以Rem花了四年时间在一个异国情调的环境长大,之前回到荷兰。他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记者Haagse在海牙,后来试过他的手在屏幕上写在荷兰和好莱坞。他有一个脚本由荷兰导演雷内·达尔德,他将其形容为寓言使用图像从B电影评论当代欧洲。1968年，他进入伦敦建筑协会学校学习。1972年,他收到了哈克尼斯奖学金为研究在美国。他研究O.M.昂格尔康奈尔大学一年,然后成为客座研究员在纽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这是在纽约,他写了发狂的自称为“曼哈顿追溯宣言”。它出版于1978年,是被评论家誉为经典文本对现代建筑和社会。甚至在他还没发现任何建筑物之前，它就使他出名了。他将这本书描述为“一个探索文化的拥堵。”活动和共存的条件,库哈斯看起来在为“密度选择和潜力。“这本书是在1994年再版恰逢一个展览他的作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名为雷姆·库哈斯和公共建筑的地方。

同年,他发表,与加拿大平面设计师布鲁斯茂合作,第二本书,S, M, L XL。这本书描述为一个新颖的体系结构,结合照片,计划,小说、漫画、论文和随机的想法工作由库哈斯对大都会建筑的办公室。这本书的标题也是它的框架，项目和论文是按比例安排的。自1995年以来，库哈斯一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他是领导生本研究小组,研究不同的问题影响了城市的条件。五个城市的研究项目包括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叫做罗马系统研究,聚焦于古罗马城市;购物——浅析零售消费在当代城市中的作用和一个非洲城市的研究,特别关注拉各斯,尼日利亚。大都会建筑办公室(OMA)的名称库哈斯公司成立于1975年的伦敦与Madelon Vriesendorp伊利亚和佐伊说。现在目的是解决当代社会和构建当代建筑。三年后,他们赢得了竞争除了议会在海牙。感谢国会设计了鹿特丹的办公室和一个主要委员会住房季度制定一个总体规划在阿姆斯特丹完成于1986年,被称为IJ-Plein。另一个早期的委员会是位于海牙的荷兰舞蹈剧院，建成于1987年。该计划由三个地区:舞台,几千人的礼堂;了排练厅。和最小的包含办公室、更衣室和舞者的常见的房间。在3月份的艺术品和古董杂志,菲利斯兰伯特中心创始主任加拿大建筑在蒙特利尔,名叫荷兰舞蹈剧场的九个“20世纪的最高建筑。“库哈斯设计的住宅,包括荷兰的房子在荷兰和别墅野大白羊'Ava在巴黎。后者的客户想要一个玻璃屋顶上的房子,有一个游泳池,和两个单独的apartments-one父母和女儿。他们还想在泳池里一览巴黎全景和埃菲尔铁塔。库哈斯设计的房子包含地区有两个客厅和餐厅的玻璃馆盘旋,垂直的公寓,相反的方向转向利用视图。荷兰的房子,建在细沙上的松树林是一个程序组成的设施两个永久居民的父母;还有三个成年的女儿，她们最多是访客。一个浮动的平台支持玻璃幕墙的父母的住处。在地面,墙围绕季度及来访的天井的女儿。Koolhaas是受邀为日本福冈Nexus住宅设计的五位建筑师之一。项目由24个人的房子,每一个三层楼高,挤在一起两个街区。每个房子都有一个私人垂直院提供光与空间的中心。一个白色的铺院子只是在每个门。单独的房间在二楼。三楼的生活是一套,餐厅,露天和日本房间屏幕和窗帘生成不同的配置。Kunsthal主要用于展示鹿特丹的旅游展览。程序要求三大展览空间可共同或单独使用;一个独立访问餐馆;还有一个礼堂盘旋在穿过建筑的人行坡道上。“教育博物馆”是一个暗指“学习工厂”的名字。建筑是一个设施共享所有的官能和乌得勒支大学的研究机构。这是第一阶段的现代化大学的基于OMA总体规划。Educatorium包含500年和400年两个礼堂座位;三个考场;容纳1000人的自助餐厅;和停车位1100辆自行车。

最大的城市规划项目之一的年代在欧洲是OMA Euralille计划,主要的高速列车中心法国北部的英法海峡隧道之间的交换和大陆铁路系统。这当然是他的最大实现城市规划项目,包含个人的商业和公民中心建筑维尔,筱原和1994年普利兹克奖得主,Christian de介绍,以及里尔大皇宫,库哈斯设计的:一个会展中心,称为混合建筑的用途:国会,展厅,和音乐厅,结合椭圆形状的屋檐下。另一个库哈斯的设计在法国,波尔多的房屋被《时代》杂志誉为1998年的最佳设计。房子的结果需要的几个老房子变成了一个“监狱”丈夫车祸后轮椅。这对夫妇买了一座山,忽视了城市,和丈夫对库哈斯说:“我想要一个复杂的房子,因为它将决定我的世界。库哈斯设计了一幢三层住宅。最低的部分他描述为“洞穴状的,一系列的洞穴雕刻从山上生活最亲密的家庭”。顶部分为夫妻空间和孩子空间。夹在中间几乎是一个无形的玻璃屋,里面一半,一半在外面,在客户端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一部3×3.5米(10×10.75英尺)的电梯可以让人到达所有楼层。电梯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墙货架表面提供书为他工作。最近公布的库哈斯设计的一个新的750000平方英尺OMA-designed环球影城的总部,在洛杉矶,总体规划的一部分。相对应的建筑是一个通用的办公大楼,一个快速的变化,充满活力的公司。体积是举起四塔与特定的设施,促进互动。他们提供空间的研究、沟通、分销和隐私。

在主要的竞争在美国,选择库哈斯设计新校区中心在芝加哥伊利诺理工大学。建筑将成为第一个新结构在多年的校园里20 50·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建筑。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最重要的建筑景点之一，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委员会宣布时,陪审团主席说,“库哈斯承认IIT校园面临的一个主要必须是创建一个城市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强度。他的创新设计在校园内创造了一个城市环境。让学生们在一起不仅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仅仅一年前,西雅图图书馆董事会委员会授予库哈斯设计一个新的1.56亿美元的主要图书馆。库哈斯在29家公司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当被问及图书馆的样子,库哈斯说:“我们的骄傲在没有偏见,但我们享受工作的机会在这样一个稳定的集体生活的象征。“主要活动在欧洲新世纪之初可能搬迁规划研究荷兰的主要机场在北海的一个岛屿,和积极的影响这样的操作可能会对这个国家的身份。还在荷兰,OMA Almere中心正致力于一个新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附近。在葡萄牙,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波尔图音乐厅,在2001年欧洲文化之都。在柏林,库哈斯设计的新大使馆荷兰,2000年9月,荷兰女王将砖奠定基础。今天,库哈斯的鹿特丹办公室是大约85架构师和设计人员的创造性的工作,住在七层楼的顶楼俯瞰着城市中心。

**2001\_Jacques Herzog and Pierre de Meuron**

“建筑就是建筑。它不能像书一样读;它没有任何学分,字幕或标签图片画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绝对反表征的。的力量我们的建筑是最直接的,发自内心的影响他们对游客。”这是雅克•赫尔佐格说的话说给自己和他的搭档,皮埃尔•德梅隆建筑师选择陪审团接受2001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雅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皮埃尔出生在几块彼此在巴塞尔,1950年瑞士。他们已经一起工作因为他们在幼儿园的时候,但当他们第一次见面在7岁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同样的语言。皮埃尔说法语,雅克说瑞士。他们完成中学教育的时候,他们已经玩过乐高和麦卡诺玩具,建立各种各样的瑞士房屋、船只和过山车,但既不决定他们想要什么大学专业。赫尔佐格第一次尝试商业设计学校,但转向生物学和化学巴塞尔大学的。他的艺术兴趣仍占主导地位,所以认为建筑是一门学科,允许他把许多事情,他开始在洛桑联邦技术大学学习建筑(ETH)。德梅隆以来很好数学和画画,他决定在相同的课程。后的第一年,他们转移到苏黎世ETH仍在1975年完成他们的学位。他们都住在那里作为助理教授Dolf Schnebli。1978年,他们形成了建筑伙伴关系在巴塞尔开他们的办公室。

从那时起，他们的职业生涯几乎是平行的。赫尔佐格成为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的客座教师,1983年纽约。六年后,他们都成为哈佛大学访问教授一年,然后重新协会在1994年到现在。他们也都是教授ETH工作室在巴塞尔。专业,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伙伴关系成长为一个办公室里,全世界超过120人。除了他们的总部在巴塞尔,他们在伦敦的办公室,慕尼黑和旧金山。赫尔佐格解释说:“我们是团队工作，但团队不是永久性的。我们重新安排新项目的开始。所有的工作结果从皮埃尔和我之间的讨论,以及我们的其他合作伙伴,哈利贵港市和克里斯汀下肢痉挛性。由各个团队的工作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人才来实现最好的结果是最终产品,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

说:“雅克的优势是我的弱点,”皮埃尔·德·梅隆在讨论他们的工作关系,“和他的弱点是我的强项。我认为我肯定非常擅长项目的中间阶段,而雅克会发光的开始和结束。不管什么团队正致力于一个项目,我们每天访问团队当事情是决定性的阶段。“他们也喜欢与他人合作,特别是艺术家,如雷米Zaugg,他们参与的几个项目”就像另一个伙伴”使用赫尔佐格的单词。在对话和讲座,其中一些已出版,赫尔佐格进一步阐述,“安迪·沃霍尔是一个艺术家我们最想知道的。他超越了类别。太简单的打电话给他一个流行的艺术家。他用普通的流行图像来表达一些新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是:使用众所周知的形式和材料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他们再次成为活着。我们希望做一个建筑,导致人们会说,‘好吧,这看起来像是旧的传统,但同时有一些全新的东西。”他继续说,“没有人在当代建筑完成。建筑看起来很熟悉,不劝你看,这是很正常的,但与此同时,它有另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质疑,甚至是令人不安的。我们喜欢破坏建筑的陈词滥调。最有效的,它有时是有用的工作。”

当被问及一直影响其架构,赫尔佐格回答说,早在他们的实践中,他们想到了形象更多的文字,他承认阿尔托和Scharoun等影响他人。”在我们还在学校,奥尔多罗西末(1990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是谁)是我们的老师之一,他为我们打开了许多新视野。他的到来之前,我们的第一个老师是卢修斯Burckhardt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构建;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的人。这是鼓舞人心的，但也令人沮丧。罗西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恰恰相反。他说忘记社会学，回到建筑学。之后,我们回到了体系结构构建。在这方面,罗西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影响。他使我们对图像感兴趣，但我们从不对他的图像感兴趣。我们从来没有兴趣收集建筑的形象记忆。“当我们访问了日本,我们着迷于新旧之间的突然的析取,尺度之间,”他解释道。“也许我们喜欢它是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祖国。瑞士也有非常有吸引力的,舒适的或无害的架构可怕和残忍的一半城市,一半农村居民点。”他继续说,“对我们没有模型,没有伟大的架构,我们崇拜的范例。相反,有时刻buildings-sometimes很棒,有时恐怖了,我们关注和学习。”,此外,“我们的工作不是基于任何传统,尤其是任何瑞士传统。如果我们的工作以任何方式瑞士,所以只有在一个国家,没有国家认同的感觉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孤立的国家,瑞士工匠的传统。我们相信,这是今天最现代,技术先进国家在欧洲。“拉斐尔•芒尼奥,另一个1996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获得了奖,在西班牙出版,AV,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专著,他们的工作是“……很少架构师的工作中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为了恢复建筑的原始依据。搜索primariness,直接接触的建设性的本质架构,描述他们的工作和一代的区别于他人的,在强调创意与他们分道扬镳。“芒尼奥进一步表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丰富地建造,展示他们的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项目与人才、敏感性、灵活性和效率。连续出现在比赛中,他们工作的暴露在专业期刊,以及通过他们的类在不同的学校,今天他们的建议一个严肃的选择。是什么在他们的工作,所以吸引了学生和批评?我冒昧地说,作为一个架构的冠军能够恢复情绪,所有建设都意识到,他们征服那些抵制看世界是偶然的,或有现实。即使今天在他们的工作,他们探索的新鲜材料的不同用途,并决心减少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表达式在建筑至少保持礼物。”

材料,赫尔佐格说,“我们试图理解物质世界就是我们交易问题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它来提高它的特定品质。我们使用打印的方法在混凝土上,例如,我们的研究的产物。印刷方法存在,但我们开始适应混凝土和打印它的照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但简单的过程。化学处理照片的模式导致混凝土表面的治疗在不同长度的时间。我们也感兴趣的苔藓和地衣生长在石头的表面。空气质量的指标,它们的颜色是壮观的,所以强烈的橘子,yellows-so美丽几乎蒙蔽你。“芒尼奥肯定继续解释:“材料是建筑表达”的车辆是充分合理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项目在美国,上帝在加州的纳帕谷酒庄。

他们设计了一个线性建筑大约333英尺长,82英尺宽,和30英尺高的三个功能单元winery-a电解室与发酵的第一阶段的巨大chrome坦克,barrique酒窖的橡木桶里葡萄酒的成熟,和一个储藏室,瓶装酒,用木箱包装和存储,直到出售。赫尔佐格解释说,“在外墙的前面,我们放置金属筐,即金属容器充满了石头。添加到墙上,它们形成一个惰性物质隔离的房间对白天热,晚上冷。我们选择一个当地的玄武岩,范围从深绿色颜色黑色和混合美丽的风景。篾筐都是或多或少人口的需要,部分墙壁非常令人费解的而其他人允许一些天然光的通道进入房间在白天,和人造光晚上出去。你描述我们可以用石笼的一种石头的柳条和不同程度的透明度,更像皮肤比传统的砖石。”赫尔佐格进一步评论道,“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我得出这样的解决方案分类是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今天生活是什么,意义的艺术,音乐,和其他当代媒体活动;,第二个是技术我们可以发现或发明给生活带来建筑,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发明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架构愿景。“他们的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一个项目是六层楼高的建筑边缘的铁路旁边新铁路引擎得宝,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也)和18至19世纪公墓的城墙。房屋建筑,称为信号箱,主要是电子设备的控制分和信号相关的仓库和跟踪,以及一些电视台工作。建筑的混凝土外壳包装水平20厘米宽(略小于8”)铜条,逐渐扭曲在某些地方为了承认日光。扭曲的乐队还在正面投射阴影。铜卷也充当一个法拉第笼保护电子设备内部从意想不到的外部影响。

但或许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最近开通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前者岸边电站几乎相反的圣保罗大教堂在泰晤士河在伦敦。说到这个项目,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来处理现有的结构,因为服务员约束要求非常不同的创造力。在未来,这将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城市。你不可能总是从零开始。我们认为这是挑战传统,泰特现代美术馆作为一个混合的艺术装饰和超现代主义:它是一个现代建筑,建筑,建设21世纪。当你从头开始,你不需要特殊的建筑策略主要不是出于味道和风格偏好。这样的偏好倾向于排除而不是包括的东西。我们的策略是接受南岸的物理力量的大规模mountainlike砖建筑,甚至提高它,而不是破坏它或试图减少它。这是一种合气道策略,你用你的敌人的能量为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战斗,你将所有的能量和形状以意想不到的新方法。“好评已经几乎普遍。他们有很多其他博物馆项目正在进行或完成,包括m . h . de Young博物馆在旧金山;特内里费的奥斯卡多明格斯博物馆和文化中心;一个扩展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以及一个未实现的计划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他们的第一个展览空间是1985年在瑞士Therwil为一位艺术收藏家设计的房子。房子从El草图描述如下:“房子的网站是郊区的小块的一部分;其主要矩形轮廓从街上的草地还未开发。可见的体积,一个故事并行管道的预制混凝土板在松树板条双斜屋顶的黑色混凝土砖,取决于一个外围钢筋混凝土墙。后者是外壳的一部分,它定义了两下进入法庭上草坪花园。基地包含了一个车库和一个展览空间。”

他们最新的项目之一是kramlich众议院在同一个加州纳帕谷上帝酒厂坐落的地方。这是一对视频艺术收藏夫妇的家。项目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实验使用国内规模作为媒体设施。德国慕尼黑的Goetz美术馆是一个独立的体量，位于一个公园般的花园中。它包括一个木材的配置放在一个钢筋混凝土基本相同尺寸的半埋在土中,因此只有从外面上釉周长是可见的。类似的马特玻璃带周围的木材体积上最节,承认扩散眩光自由日光从四米的高度(约13英尺)的展览空间。陪审团传票中提到的房屋之一是Ht莱顿的Rudin House。莱茵河,法国于1997年完成。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描述如下:“房子的外观形状可能被视为沉重的和典型的体积,这似乎是悬浮在缓坡之上,证明其渴望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对象。倾斜的屋顶,一个高大的烟囱和大窗户提醒孩子的画之一。tar-board屋顶和未完成的混凝土外墙几乎无缝地流入另一个没有过剩。简单的整体建筑是暴露在风和天气;雨水顺着它流下，就像顺着巨石流下一样。的未完成的混凝土墙立面强调建筑的重量和物质性,但提出离开地面,仿佛踩着高跷减轻其外观。预测平台,扩展了漂浮的房子在东西方向和延伸内部房间的电影水一侧还有一个平台缺乏栏杆另一方面,强化这轻盈的形象,悬挂的景观。果树和草地强调农业的特征和周围的景观花园。紧凑,抽象图像的支持材料的定义,使屋顶上色类似于墙上。干净的边缘巧妙地解决了混凝土墙之间的接口和沥青膜,解决了倾斜的表面。减少到最小的表情,忽明忽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金属滴引导雨水的带边缘的西立面,脚下的池塘。“他们的第一个房子叫做青瓦台的皮肤粉蓝色油漆,一个透明的微光已经解除的感觉的房子周围地球音调。几年后,在Tavole,意大利,他们做了一个三层住宅建筑在山坡上。它有一个十字形的混凝土骨架与裸露的石头填满,因此众所周知的名字,石头房子。三年后,在巴塞尔,他们设计了一个胶合板的房子,这使得大量使用胶合板内外。在谈话中与杰弗里Kipnis El速写,赫尔佐格说,“我们认为,当然我们希望至少试图吸引我们的工作生活,活泼,它吸引了五种感官。有批评人士看看我们的工作,只看到雅致的外观和笛卡尔形式,称之为保守。这是我们无法理解!这些都是陈腐的判断。他们认为在保守的类别,如:广场是无聊,或坚固是老式的。这样的思维方式你不能访问我们的架构,这避免了娱乐和壮观的手势。限制,我们认为建筑应该合并更多的与生活,以合并人工和自然,机械和生物。”

**2002\_Glenn Murcutt**

格伦Murcutt要么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最好保持秘密,或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秘密”,因为他被无数的书籍和杂志文章的主题。的第一个明确的作品是由弗朗索瓦丝格伦Murcutt作品和项目Fromonot,首次出版于1995年。在这本书中,她描述了Murcutt“首位澳大利亚建筑师的作品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相对低调最好可以解释为他单独工作,主要为客户谁想要房子,不仅是环境敏感,但提供隐私和安全结构,所有的感官喜悦。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Murcutt宣布:“我是设计大型项目不感兴趣。做许多较小的实验工作为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建筑法规应该防止最坏的;他们事实上无法阻止最坏的,最好在阻挠他们最好当然赞助商平庸。我想生产我称之为最小的建筑,但建筑应对他们的环境。”“我不得不争取架构。我曾从一开始就因为委员会显然发现了工作的一种威胁。对许多设计我把委员会,我们要么不得不诉诸法院或更好的结果,协商一个满意的结果,总是试图避免妥协。我有最大的麻烦与规划、建设和卫生部门员工,其中许多人背景与体系结构无关,但在味道和美学提供非常保守的判断。”这是什么人的方式和架构师谁能如此公开地陈述反对的人太多的运动控制以及如何东西应该建造的?看看他的丰富多彩的家庭,以及如何提出,他是一个部分的解释。和“彩色”是一种温和的形容词在这个应用程序中;莫卡特的生活就是电影的素材。今天，格伦·默克特毫不怀疑他的父亲对他的建筑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段简短的家族史回顾进一步解释了影响他作品的一些因素。

他的父亲亚瑟·默克特1899年出生于墨尔本。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他离家出走,寻求更多的东西比他的描述后,他的儿子,“生活的丑陋。”他在打零工,从站的手伸卡球羊希勒莫尔兹比港前,新几内亚,刚刚宣布澳大利亚规定领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有靴匠和马具商,以及学习木工,在设置一个伙伴前景黄金在新几内亚的冒险。当他们没有找到黄金,他的工作作为种植园的管理者和建设者的房屋,甚至时间沉迷于他对音乐的兴趣,购买镀金萨克斯管。当他回到莫尔兹比港,他与他的另一个伴侣来构建一个游艇,他们两个将航行穿越太平洋。埃罗尔·弗林,交配是一位澳大利亚之前,他实现了他的电影明星在美国。他们克鲁斯被取消当船沉没后不久被推出。像他父亲有关的故事,它沉没由于破坏阻止弗林离开这个国家欠钱。1932年到来的时候,亚瑟Murcutt经营锯木厂在瓦乌(仍然在新几内亚),但黄金吸引他和另一个合伙人到第二个风险勘探,这时间有足够的成功使他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两年进他的金矿,他达芙妮波伊斯,认识并结婚的女儿从男子气概的摄影师,澳大利亚。1936年,事情在黄金业务,亚瑟Murcutt和他怀孕的妻子决定去柏林奥运会。在伦敦停留期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格伦·默克特出生了。他们回到澳大利亚通过Aquitania到纽约,然后越野汽车前往洛杉矶太平洋航行到达家里。有了这样的环球旅行在他的皮带以前

的年龄,难怪格伦Murcutt后来访问几乎每一个大陆领先的大学讲师或客座教授。这一点,他说,“教学已经证明了一个美妙的学习方法。不仅有我的学生提供的挑战,但他们扩音的想法,我协会与其他教师提供了巨大的刺激。”,但1937年,当Murcutt家庭进入新几内亚的荒野,直到接近日本二战一开始就把他们在1941年回到澳大利亚。这头五年的生活在新几内亚对格伦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实际内存或家庭的回忆。这个家庭现在包括了格伦、道格拉斯和诺拉的兄妹。格伦的母亲对他讲述了他的父亲如何带着几本书每天当他走到金矿区,和他的父亲证实,格伦老时,告诉他,“我得到了我的教育在新几内亚的森林,因为我有时间阅读。“荣格,弗洛伊德,尤其是亨利·大卫·梭罗是他父亲的最爱,而后者成为格伦的一个。“毫无疑问,我的父亲是一个强迫性的读者。他有许多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格伦引用一段梭罗”,但文明人类的习惯。他的房子是他的监狱,他发现自己受压迫和限制,而不是保护和保护。他走路好像,粉碎他的墙壁倒塌,和脚记住下面的地窖。他的肌肉不放松。这是一种罕见的事情,他克服了房子,和学会坐在家里,和屋顶和地板和墙壁支持自己,天空和树木和地球。“Murcutt想体会一下他的玛丽为24小时内短的房子,他晚餐后开始,每两个小时会到另一个房子的一部分去看发生了什么事。默克特说:“在那里真是太棒了。我在指挥。我说如果我想让风进来。我没有被建筑奴役。我能听到青蛙和蟋蟀的叫声;我可以告诉被鸟儿醒来的声音来。月亮穿过skylight-patches蓝光进入了房间。你不能体验,在森林里很容易,因为你会被蚊子吃掉。在这里我是在一个人造环境昆虫网状,但能够体验百分之九十的外部环境。我可以打开房子,冻结或关闭它,保持温暖。这就是房子应该做的——像驾船一样操作建筑。”他继续说道,“我还说,我们应该,作为建筑师,观察我们衣服根据我们不同的气候。我们层衣服,穿上更冷,休息更当它的热,我认为我们的建筑应该同样回应他们的气候。我住的大楼里很少有空调。芬兰很好的朋友,我指出,他们倾向于多穿点衣服,在澳大利亚,我们认为更多关于带他们,当然我的大部分建筑做什么。“格伦记得他们家在新几内亚,由他的父亲,重量轻铁皮屋顶,踩着高跷,坐落一个完整的故事地面保持水和爬行动物,以及提供一些保护从当地人非常危险,至少一次是谁劝阻攻击时,他的母亲在他们的头上发射了一枪。他阐述了,“当地人非常生气对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我们只是占有了它，并从中索取。是的，他们很危险。他们被称作Kukuku人民担心也被其他国家新几内亚,即使在今天,他们仍然担心。“另一个童年记忆是航空,这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以及邮件和材料的交付。格伦援引的统计,在1930年代,瓦乌和Bulolo机场在新几内亚的三倍数量的乘客和货物到达和离开世界上任何其他机场。许多飞机都是破车G / 31和W / 34模型机翼和机身的瓦楞硬铝覆盖着。曾有一度,格伦说,他担心他成为被称为“波纹加铁王。他指出，他并没有使用镀锌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噱头。他说，“我用

因为这是做我想做的事情的重要材料。能够给我,薄,轻质量,优势,细度,经济力量和概要文件。我能弯曲,曲线在二维空间中。我爱它,因为它反映了光的质量和周围的颜色。在无风的日子里，这座建筑会变得无趣;在晴朗的日子里，大楼是明亮的。与肋骨水平时,上表面起皱的拿起天空光和较低的表面,地面light-accentuating水平。这是一种能对环境做出反应的材料。”进一步谈论他的铁皮,Murcutt说,“水平线性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巨大的尺寸,和我希望我的建筑的一部分。铁护板在外墙,例如,一般它运行垂直,水平,我相信它应该运行。不仅仅是材料本身的逻辑,但它是逻辑的螺柱横向框架来解决它。如果它运行垂直,与树木竞争。我不想与树木,让他们补充人造铁皮的水平状态。“但回到历史的早些时候,他的父亲,亚瑟Murcutt,被证明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黄金投资收益的土地在悉尼,澳大利亚,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建立了一个细木工店男子汉的淡水河谷,从工作中学到木工在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他越来越感兴趣的架构,订阅建筑论坛,在那里他看到密斯凡德罗的法恩斯沃思的房子,和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必读格伦,本文研究了前三次的问讯父亲的设计。这种对Glenn Murcutt建筑的Miesian影响将被证明是持久的。他全心全意地坚持著名的原则,另一个“少即是多,形式不是我们工作的目标,但只有结果。“在1974年,当设计在Kempsey玛丽短房子,Murcutt房子免受昆虫、蛇和大蜥蜴在洪水时,他们会游到高地。他说:“建在地上的房子会看到青蛙、蛇等;在离地面提供地板以下这些生物和干燥,爬行动物为人类居住自由的平台。“有一种相似的方式Glenn暂停这个房子的木地板地面与泰德密斯的方式做了房子来保护它从狐狸河的洪水在伊利诺斯州。他父亲还介绍了他的工作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戈登•德雷克凯克兄弟,哈利Weese爱德华Larrabee巴恩斯,辛德勒,菲利普约翰逊和查尔斯·埃姆斯,以及一些澳大利亚的悉尼咒符和亚瑟Baldwinson等战后的现代主义者。Murcutt高级设计和建造一些房子给家人(以及一些投机性住房)的年所有的证据,他对现代建筑的兴趣。格伦13岁时,他的父亲安排他的任务模型的房子住在哪里,然后拍摄它。任何人看模型可以看到他父亲的努力设计的进一步证据现在被称为现代主义风格。格伦回忆说,他的父亲的深刻认识环境,说,“他会带我到山坡上和分析植物。我们会对所有种类的植物和树木都这样做。他试图阻止人们减少树木,当他无法阻止他们,他出去和植物种子。”“有课从爸爸每一天,是否“继续格伦,”景观,自然,音乐,游泳,木工,家务。我已经学会了游泳的时候我被两个半。爸爸教我们要有自制力，每天要完成很多事情。是的,他害怕所有五个孩子,但他也很暖和。”格伦承认在小学做得相当严重,早期在高中,在高中,但后来他被他描述为一些真正伟大的老师,挑出一个特定的钢琴老师是最好的和最温柔的在悉尼。“我在表演变得相当合理,开始玩一些很有趣的经典作品,巴赫,李斯特和贝多芬。”

在大学里，他记得他曾经有过的“最折磨人的经历”。“六十个学生,”他回忆说,“设计考试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最后一年。的第三天,四分之三的人“设计”和一些美丽的最终图纸完成。到第四天，我们只有六个人还在那里。结束的那一天,只剩下三个人。第五天,我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想法,继续完成七大徒手画的图纸。”Murcutt继续说:“我学到的经验是,架构经常需要时间发展如果要任何结果。我记得,那些完成了设计考试很快,一些美丽的图画,是有点缺乏思考!“文凭授予1961年12月,他徒步旅行的塔斯马尼亚开始工作之前和一个学校的朋友。一年后,他能够把他的欧洲之旅,参观了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法国、荷兰、德国、波兰、丹麦、瑞典和芬兰两年时间。在这段旅程中,他第一次看到阿尔瓦·阿尔托建筑,德国沃尔夫斯堡的文化中心。他发现这本书“在章节、规划、材料的使用、细节和形式上都很出色”。“他不莱梅看到阿尔托的22层的高层公寓。格伦的反应:“阿尔托开始从第一原理的所做的每件事,有一个质量的全面思考。“他不知道,在1992年,他将面对第七阿尔瓦·阿尔托奖章。陪审团裁决,特别称赞Murcutt工作”的区域特征的令人信服的合成,climate-conditioned解决方案,技术理性和不受约束的视觉表达。“格伦已经评论说,他认为这重要,Jørn潜下心,阿尔瓦罗·西扎和安藤忠雄都之前阿尔托的获胜者奖牌,用他的话说,“他们试图嫁给现代建筑的地方,香港,景观。“欧洲之行后,格伦回到悉尼工作在公司里的咒符,马忒拉克,穆雷&伍力,直到1969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早就决定当他还在大学,他宁愿在他作为唯一的从业者的职业工作,他所做的。他觉得单靠工作,计算下一个美元来自压力远低于在一个大公司。“当需要,”他说,“比如提供一个很好的项目需要更多的输入比单独一个人能做到,我在协会与其他建筑师工作是我非常尊重。这样而不是那样雇佣员工，我们是平等的。进一步,因为一个人的办公室,我已经能够实验与风、材料、光线、气候、空间和网站的特点。“因此授予他旅行的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师学会“一定程度的创造力在使用新技术升级旧房子不破坏它们,”他在1973年第二次欧洲之旅。这是在旅行,他第一次看到房屋由皮埃尔·德·Verre Chareau和伯纳德毕吉博在巴黎。穆尔卡特称他的访问是“一次解放的经历”。“在去欧洲的路上,中途停留在墨西哥给予他机会看到Mies van der Rohe巴卡第办公楼,他描述为“美丽的总和。”他说,“我看到一些美丽的雕塑,在墨西哥城水花园,但没有发现他们被路易斯巴拉,直到我回家。休闲对Murcutt又是持续的影响。旅行是去芝加哥的另一个亮点,在那里他看到了Robie房子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拉辛之旅,威斯康辛州看到约翰逊蜡行政大楼和研究塔。他还看到了更多密斯和路易斯·苏利文的作品。在访问波士顿期间，他有机会参观了瓦尔登湖，以及亨利·大卫·梭罗的故居。“我在一天,活了25年的记忆和我的父亲谈论关于梭罗,”格林说。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的父亲读过梭罗和积极回应他的哲学,通过大部分的格伦。在纽约,他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有点可怕,他引用了他,“真的对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和福特基金会

Kevin Roche和John Dinkeloo设计的总部;生产环境在一个办公大楼是很棒的。“旅行已经持续多年,尤其是在他已经成为讲师和客座教授的需求在世界各地的建筑学校,参观一些20个国家。Murcutt温迪·列文结婚,1997年,一位建筑师,他一直从事一些项目。他在前一段婚姻中有两个儿子:37岁的建筑师尼古拉斯(Nicholas);和丹尼尔,35岁,他是一位图书管理员助理;还有一个继女，13岁的安娜·莱文·赞内斯(Anna Lewin-Tzannes)。十七年前,一本书的前言由菲利普·德鲁名为格伦Murcutt副标题的铁和t:澳大利亚的先锋建筑形式,Murcutt写道:“在澳大利亚景观值得关注。仔细观察这片土地和它的植物群，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个最重要的水平状态。植物群很顽强。此外，它是持久的，耐寒的，但极其微妙。它边缘的光,与深的天空穹顶是无与伦比的。阳光是如此强烈的大陆分离和隔离对象。原生树木读与其说是成员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元素,但作为孤立的元素分组。很多树木的高含油量结合强烈的阳光导致树叶闪闪发光的银与一个饱经风霜的灰色关联对橄榄的粉红棕色。树叶是16不密集一般因此斑驳的光线和阴影。这区别我们的景观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柔光服务连接景观的元素,而不是分开。我的体系结构试图传达的离散元素在澳大利亚的风景,建造形式给我翻译。”,此外,“当我考虑我们的神奇景观。给我带来了持续的触动的天才的地方,阳光,阴影,风,热与冷,我们开花的树木和植物,气味,特别是台湾大陆的浩瀚。所有这些因素去做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加上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味。“所以当他的话并不令人惊讶:“我激起的愤怒,当我看到什么仍然是由所谓的进步。植物的破坏,动物的位移和所有的祝福,如果不是主动勾结的细分规则。我不是拒绝城市化。我并不是在丛林中寻找一种乌托邦——远非如此。我参与和认识一个不同的环境的重要性。我反对这片土地的总驯服的野性和本地的场景。土地呼吁关心和我们需要与景观成为朋友而不是威胁。”,但他的设计决策不仅仅是基于美学,他的房子设计使用的材料消耗尽可能少的能源生产,并将消耗尽可能少的操作。他的房子应对各种各样的气候条件,生产他们自己的阴影,通风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函数没有空调或暖气一个壁炉。在较冷地区的一些房子有备用的地暖，但这种地暖不常用。西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有一个说,“轻轻触摸地球”,这是一个请求人不要打扰自然比必要的。因为格伦Murcutt架构传达思想与他的房子上面浮动,踩着高跷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高,但干扰土地最低限度的立足点。毫不奇怪找到另一本书由画了1999年,名为轻易触碰这个地球,字幕Glenn Murcutt用他自己的话说。典型的通道从那本关于玛丽短农舍说明了他对合适的网站架构的热情:“这给我机会真正开始理解澳大利亚是什么样子。湿度水平,它的气候就像阴影我们要求的数量,风模式,蒸发的因素我们需要为了舒适阴影,我们这样的气候。其中一个主要的发现是，任何低于完全开放的墙是不够的

气候(Kempsey)。在我看来,开放,夏季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冷却所有空格。在夏天,季节的变化,每一个人,没有例外,评论很温和的建筑是什么,即使是在最极端的天。“澳大利亚丛林大火是举世闻名,虽然Murcutt承认火是很重要的在他的国家特别是对许多植物的传播,他计划如何拯救他的结构,如果他们遇到火灾。在威尔逊山Simpson-Lee房子,有一个游泳池在入口走道所需持有的一部分水灭火内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它还提供了一种反射介质的阳光反射到天花板的内部房子。)在Bingara Munro农场的房子,他设计了一个计划,有两个井屋顶收集水。这些提供足够的循环水洒房子每天5 - 6小时在最热的季节。控制多少阳光穿透他的房屋和操纵的微风在不同时期,这一天他的设计过程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他重新在悉尼风暴百叶窗,百叶窗的版本外,是金属做的。他在学生时代学过,一旦热进入建筑,几乎没有别的可以做但空调建筑所以明智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系统的屏幕或百叶窗,防止太阳到达玻璃放在第一位。Murcutt发展形式的板条的木材和金属屏幕太阳控制也达到隐私但维持空气的运动。他还用板条设定在特殊角度如上屏幕玻璃不仅是太阳控制,允许进入冬天的阳光和排除在夏天,但也允许从房子中欣赏天空的昼夜和季节。甚至屋顶的音高是可变的纬度和气候。在一些地区,他重叠层屋顶层之间的空气可以移动,提取屋顶空间夏天热空气。Murcutt说,“建筑应该能够敞开心扉,说,“我还活着和照顾我的人,或相反,“我现在关闭了,我照顾我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问题,建筑应该回应。当鱼或动物的鳃变热时，观察它们的鳃。当我们变热,出汗。建筑物应该做类似的事情。他们应该打开和关闭,修改和改造和百叶窗应该转身打开和关闭,打开一点,没有并发症。他们应该做所有这些事情。这对我来说是建筑的一部分,解决水平的光,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风的决议,修改的气候我们想要它。所有这一切使建筑充满活力。“格伦的一个最喜欢的语录,他不是很确定是否它来自他的父亲从梭罗,他的父亲是谁所以喜欢引用:“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花费我们的生活做普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实施得非常好。”

**2003\_Jørn Utzon**

主任Jørn潜下心的父亲是Alborg的船厂,丹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造船工程师,许多今天的游艇设计仍在生产。几个家庭成员优秀yachtsmen,年轻的Jørn,生于1918年,成为一个好水手。到18岁时,他认为职业生涯作为海军军官。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同时还在中学里,他开始帮助他父亲在船厂,研究新的设计,拟定计划和制作模型。这个活动打开了另一个情节:培训是一个海军建筑师和他的父亲一样。然而，更多的影响是在暑假期间引入他的祖父母。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艺术家,保罗•Schrøder和卡尔Kyberg将他介绍给艺术。父亲的兄弟之一,艾纳Utzon-Frank,他是一位雕刻家教授以及皇家美术学院,提供更多的灵感。Jørn雕刻感兴趣。有一次,他表示他可能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最终确信建筑学校是最好的职业道路。尽管他最后在中学,特别是数学、徒手绘图很穷,他的优秀的人才是强大到足以赢得他在哥本哈根皇家美术学院录取。他很快就被认为具有非凡的建筑天赋。当他在1942年毕业于美术学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像许多建筑师的精英,逃往中立国瑞典受雇在斯德哥尔摩办公室Hakon Ahlberg在战争期间。之后他去了芬兰和阿尔瓦·阿尔托一起工作。他已经开始欣赏贡纳莉莲的想法,以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同时仍然在学校。伍重承认阿尔托、阿斯普伦德和赖特都是主要的影响者。在接下来的十年,他广泛地旅行,访问摩洛哥,墨西哥、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后者注定要成为他生命中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的旅行意义,潜下心自己描述的重要性,只有一个:“作为知识体系的元素,这个平台是迷人的。我失去了我的心1949年访问墨西哥,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丰富多样的大小和想法,和许多平台独立,周围除了不变的本性。所有的平台在墨西哥被放置在景观非常敏感,总是创作的一个好主意。他们散发出巨大的力量。你觉得公司地下,当站在一个伟大的悬崖。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思想的力量。尤卡坦半岛是一个平坦的低地区域由一个密不透风的丛林到处都达到一定的高度。玛雅人过去住在这片丛林里，周围都是小块的空地。四周和上面都是湿热的绿色丛林。没有伟大的观点,没有垂直运动。但通过建立平台与丛林的屋顶,这些人突然征服了一个新的维度,是一个值得的地方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建造的寺庙在这些高的平台上,可高达一百米长。从这里,天空,云彩,微风,丛林的屋顶,突然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开放的平原。通过这个组织的设备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壮丽的景观,展示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神的壮丽。的美妙体验从稠密的丛林到上方的巨大的开放平台今天仍然存在。就像解放你感觉在北欧的土地时,经过数周的雨,云与黑暗,你又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平台的理念体现在潜下心的许多设计多年来,包括悉尼歌剧院,在那里他将其描述如下:“…这个想法已经让平台切割刀和完全独立的主要和次要功能。的平台上观众接收完成的艺术作品,在平台每一个准备它。”潜下心继续说道,“表达平台和避免毁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开始建造在其上。平屋顶不表达平台的平面度在悉尼歌剧院的计划……你可以看到屋顶,弯曲的形式,或高或低

高原。形式的对比,这两个元素之间的不断变化的高度导致空间建筑力由现代结构混凝土施工方法,这给了这么多美丽的工具的架构师。“歌剧院的传奇实际上始于1957年,当,38岁,Jørn潜下心仍然是一个相对不知名的建筑师的实践在丹麦附近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城堡所在的位置。他是生活在一个与他的妻子和三个海滨小镇childen-one儿子金正日,出生那一年;1月,另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于1944年,林,1946年出生,所有三个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建筑师。家里房子在Hellebæk他五年前建造的,为数不多的设计,他已经意识到自从1945年开放他的工作室。他刚刚进入了一个匿名的竞争一个歌剧院建成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突出到悉尼港。约230项来自超过30个国家,他的概念被当时的媒体selected-described为“三似壳的混凝土金库铺着白色的瓷砖。“这已经成为最著名的,当然最拍摄,20世纪的建筑。现在誉为masterpiece-Jørn潜下心的杰作。悉尼歌剧院是一个复杂的剧院和大厅所有著名的外壳下联系在一起。自1973年开业以来,它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表演艺术中心,平均每年有3000个事件与观众总计约二百万,操作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结束只有在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写过书,和电影记录了十六年完成悉尼歌剧院。一个这样的书是由弗朗索瓦丝Fromonot, Jørn潜下心——悉尼歌剧院。潜下心,描述为一个非常私人的人是不知不觉地卷入政治阴谋和充满敌意的媒体包围,最终迫使他的项目之前完成。但他能够完成基本结构，只留下内部由其他人完成。普利兹克奖得主和陪审员Frank Gehry所说,“潜下心建筑遥遥领先的时间,远远领先于可用的技术,并通过非凡的恶意宣传和负面批评他坚持建立一个建筑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形象。这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史诗片的建筑获得了这样的普遍存在。“去年,计划宣布翻新内饰,潜下心,现年84岁的厚望,内政部将充满颜色,而不是一个黑洞。他的儿子1月是新设计团队的一部分Jørn潜下心的代表。潜下心建筑师,他们公司已经与悉尼歌剧院的信任和间接达成协议与澳大利亚政府对未来发展和改造工作。一个方面是开发设计原则文档,将读者通过构建解释设计决策的基本原则,产生了最终的结果。文档将作为手册或指南为后代当改变或修改建筑考虑。另一个方面是提供实际设计的变化和修改,目前需要建筑是否遵守今天的期望。目前的工作是专注于一些室内空间和访问从西部大西洋西部门厅。Jørn潜下心最近表示,“我希望建筑应该是活泼的和不断变化的艺术场所。未来几代人应该自由发展建设当代使用。”

但Jørn潜下心了远远超过他一生的杰作之一。著名的建筑作家和评论家Ada路易丝赫普利兹克陪审团的评论指出,“在一百四十年的实践中,每个委员会显示持续发展思想的微妙的和大胆的,真正的早期开拓者的教学的“新”的架构,但凝聚有先见之明,现在最明显,推动架构向目前的边界。这产生了一系列工作抽象雕塑的悉尼歌剧院,预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卫的表达式,并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纪念碑,英俊,人文住房和一座教堂,今天仍然是一个杰作。”她指的是潜下心Bagsværd教堂,哥本哈根,北边的一个社区,在16世纪,丹麦国王允许已有的教堂拆除提供砖恢复大学的建筑。镇上没有一个教堂建造了400年,直到他们的牧师碰巧看到潜下心的一些工作。“我的作品的展览,包括悉尼歌剧院,“潜下心说,“还有一个画一个小教堂的一个小镇的中心。两位部长代表教会,拯救了25年建立一个新的教堂,看见问我是否我将教堂的建筑师。我站,提供最好的建筑师的任务可以有一个伟大的时间时光线从上面显示我们的方式。根据潜下心”设计的起源,回去的时候他在夏威夷大学教他花了时间在海滩上。一天晚上,他被定期通过云想他们可能是一个教堂的天花板的基础。他早期的草图显示人在海滩上云开销。他的草图进化的人陷害列两侧,拱顶以上,滚滚而来,朝着一个十字架。毫不奇怪,最终的结果引发了这评论另一个普利兹克陪审员,卡洛斯·吉梅内斯是一位建筑师和老师自己:“……每工作一惊一乍的抑制不住的创造力。如何解释血统绑定在那些不可磨灭的陶瓷在塔斯马尼亚海帆,肥沃的乐观的住房在Fredensborg网站上,或者在Bagsværd那些崇高起伏的天花板,名字只是三个潜下心的永恒的作品。“陪审员吉梅内斯和赫指出“住房”的评论。有两个courtyardstyle住宅区在丹麦设计的Jørn潜下心:Helsingør金果房子和房子在Fredensborg。他的那些庭院式的兴趣住房很像第一次争夺史所示,瑞典在1953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他的家人在Alborg前面有一个苗圃。邻居们都有小屋,棚屋或某种避难所各种activities-raising兔子,船只制造,或者只是存储物品的家庭活动。传统的丹麦农舍有四个庇护部分设置在一个中央庭院。此外,潜下心研究中国建筑的描述他们的农场的房子外面是完全封闭的,但是开到一个中央法院。他得知土耳其建筑监管,允许没有人阻止现有房屋的视图。记住这些原则设计,他赢得了瑞典竞争,但该项目从来没有意识到。不久之后,他带着他的瑞典计划Helsingør市长连同他所做的一项研究设计不良和执行房地产开发建立在丹麦。他能够说服市长,他可以提供瑞典设计做了一个相同的成本不佳。市长把一束9英亩的土地与池塘和丘陵在他处理他的住房计划。乌松委托一家建筑公司建造了一座样房。房子是成功的,最终63所房屋建造成本限制内设立的政府保持成本低于一定水平为低收入的工人。63年的房子都建在行网站的起伏后,提供一个特定的视图,以及阳光最好的情况可能和躲避风。伍重喜欢描述

房屋的安排为“像花在樱桃树的分支,每一个转向太阳。“个人房屋l型有一个起居室和研究在一个部分,厨房,卧室和浴室。不同高度的墙壁封闭了L。这些房子在Helsingør的成功导致了另一个的丹麦语Samvirke,支持丹麦公民组织工作长时间在国外企业或外国服务。他们想要一位退休人员发展回到丹麦,可能住在一个社区,分享他们的经验。潜下心接受怀孕的任务计划和设计房子,发现即使没有网站,没有费用如果项目没有建造。他帮助中找到该网站Fredensborg,北新西兰,开发了一个计划,允许每个房子的视图和直接访问一个绿色的斜率。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这个地方,潜下心发明项目的细节,使其符合他的想法对个人住宅。委员会希望的一件事是一个能满足居民中心,餐厅和厨房,公共休息室和方区域。需要一些办公空间以及一些客房的居民的客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小旅馆。最后，Fredensborg开发项目设计了47个庭院和30个连栋房屋。交错的排房是围绕一个正方形块三,与所有的入口广场。这个项目的详细账户是可用在一本书里提到Jørn潜下心,房子在Fredensborg Tobias Faber Jens Frederiksen与照片。除了这些项目在丹麦和澳大利亚,潜下心完成特殊项目在科威特和伊朗。在前一个国家，他设计了国会大厦。邀请争夺科威特国民议会在1969年达到了潜下心时教学在夏威夷大学。这个项目几乎没有什么限制。网站是沿着海洋面前,“霾和白光和一个不整洁的背后,“潜下心描述它。由于他的旅行，乌松对伊斯兰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权威性的书由理查德·韦斯顿题为简单,潜下心,项目描述如下:“复杂被设想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织物,最初,粗糙的边缘,而是统一高度除了代表这个领域,覆盖了广场,议会室,大型会议大厅和清真寺,会加大,视觉占主导地位的集团。这四大元素形成一个不完整的角落,但显然隐含矩形,和最高的表面的独特roofs-as中指定一个三维sketch-were躺在同一个平面上创建一个“公司强大的分组”到“持有其余的复杂(在其自然是不规则的,因为它生长)在一起。正如乌松在草图旁边的注释中所解释的那样。清真寺是平顶和锚定一个角落空间将核心it后来的角度略向麦加和其自治强调通过独立办公室的网格。其他屋顶松弛曲线,反映出潜下心织物比作我的兴趣可能还记得不久之前这段时间,他探讨了Bagsværd教会cloud-vaults织物模型。“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2月,Iraqui部队,撤退在国际联盟之前,放火烧了。以后,一个7000万美元的恢复是导致偏离潜下心的原始设计。回到1947年,当潜下心还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年轻建筑师,一个亲戚给他一个机会来补充他的微薄的收入去上班在摩洛哥准备工厂设计。的

他花了几个月他第一次体验提供了伊斯兰建筑,这就像去墨西哥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决定性影响他的工作。1958年,他找到设计的一个分支伊朗在德黑兰的大学区国家银行。乌松很高兴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对伊斯兰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客户要求银行从邻国脱颖而出,描述由理查德·韦斯顿在他的书中,潜下心,“潜下心决定把它回到平台框架提高了大胆预测侧面墙壁,厚度足以包含服务。向一边侧墙是形成一个仆人带翻了一番,以适应办公室,私人采访房间和其他支持空间;两个额外的行政楼层入口上方的外墙之间的跨越。提高平台为一个戏剧性的入口序列:游客通过低暗区,由v型梁屋顶,然后进入开放银行大厅既大幅扩展,提供整个室内。“1985年,潜下心的实践包括他的两个儿子,Jan和金姆。Ole Paustian,领导一个丹麦最大的家具公司,要求他们设计一个新展厅在海滨地区的哥本哈根港口的延伸之一Paustian现有的仓库。潜下心设计草图的展厅和一个相邻的餐厅和送他们到他的两个儿子谁执行最后的图纸和计划。在2000年晚些时候,金正日潜下心完成了复杂的与相邻的办公大楼和游艇俱乐部。目前,Jørn潜下心与妻子住在退休Lis,马略卡岛的岛,在那里他们最初在1971年开始建立一个家庭,两年后完成它。是近二十年后,潜下心决定建一个房子在马略卡岛,坐落在一座山。构建的决定是因为几个原因:眩光大海变得非常累的眼睛削弱了一生的近距离工作图纸;干扰比的海浪更加舒适;越来越多的建筑爱好者试图在这里闲逛。的设计可以祝你快乐,新的家是在一个网站叫“天堂”,让人回想起潜下心的爱平台的概念。这所房子被称为微型卫城。Jørn潜下心是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响应不仅对古代文化的伊斯兰教和玛雅人,以及日本和中国,而且他对大自然的亲和力,和天然材料的使用,使他在天空里面只有最具天赋的年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尚未实现的项目——锡尔克堡美术博物馆。丹麦艺术家命名asg Jørgensen(后来改名为asg乔恩•)接近潜下心在1961年建立的Silkeborg博物馆,他的艺术作品可以安置的集合。他甚至自愿支付架构师的费用,因为他不可能看到有人潜下心设计之外。下面是潜下心的描述项目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建筑师的思维过程:“博物馆,这是一个老,宽敞的花园,机翼就分为海湾,在设计,这样它不打扰周围的环境,但集中100%的内部。“离地面几层楼的建筑就像一头公牛在中国商店,和尊重现有的平静翼博物馆的要求不会主导环境解决方案的规模。“感觉自然把博物馆埋在地下深度对应threestoreyed建筑的高度,只允许上一部分—屋顶灯占用一个楼层出现在地面之上。

“这座地下博物馆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像一个洞穴或烤箱。因为他们是直接延续博物馆的墙上,可见一层屋顶灯显示这显然类似洞穴的性格和证明其特殊设计的原因。“与一个平方的房间,洞穴具有明显的封闭效果由于其自然没有直角形状。连续的形状,如我们在博物馆表达和强调四边形画布和对象在同一强大的方式,一个圆形幻画舞台上强调个人角色和公寓。“地板也被包括在这种不断的运动,和这些戏剧性的形状也对应地下挖掘博物馆的想法。“博物馆的设计的灵感来自许多不同的经历,包括我在大同的访问洞穴,北京以西,数以百计的佛像雕塑和其他数字雕刻在岩石洞穴的银行。这些雕塑出现在各种形状相比或与周围的和谐空间。洞穴都是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和不同的照明。旧的中国雕塑家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可能性,最神奇的是一个洞穴,几乎充满了佛图与c。7-metre-high脸。三个平台与梯子给游客行走的可能性,来近距离与这个巨大的数字。“在这里,在这个博物馆,可以表现出绘画和雕塑大小的三层楼的建筑,这样可以走动的对象系统上的所有级别的坡道,也许这种展览的可能性会导致新的一行装饰艺术的发展代替普通的形式在今天的公共建筑,只是架上绘画的一个巨大的规模。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单独展出，也可以以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成组展出。也可能在一个大烤箱隔离一个大型绘画或雕塑,必须自行查看。“连续空间在博物馆提供了惊人的背景影响不同光绘画和雕塑——背景效果相同的无限字符作为一个圆形幻画在一个阶段。烟囱给了博物馆一个干净的，但不同的屋顶光。可以不同的光线通过百叶窗,如果它是如此需要的采光天窗烟囱可以替换为直接焦点导演一个对象。提供的竖框支持屋顶灯悬挂点,这样他们就像操纵阁楼剧院,所以将有可能将一个物体空间的任何地方。“光主要落在沿着墙壁和地板没有令人不安的角落阴影的影响,并从直接刺激元素光从上面是可以避免的。“这将是充满惊喜和渴望渗透到建筑,游客第一次看到下面的三层楼的建筑打开他。漠不关心——楼梯和走廊通常扰乱观众几乎会滑翔毫不费力地通过坡道下到博物馆,带他穿过空间。“严格的几何形状将形成一个简单的建筑形状的基础。可见弯曲的外表面与陶瓷复合强烈的颜色,这样地方的建筑出现像闪亮的陶瓷雕塑,和在博物馆将保存在白色的。”在工作曲线形状的歌剧院,我开发了一个伟大的渴望更进一步与自由的建筑形状,但同时控制自由的几何形状

使它有可能从大规模生产的组件建造建筑。我很清楚危险的弯曲形状相比相对安全的四边形的形状。但世界弯曲的形式可以给的东西不能实现的矩形结构。船身、洞穴和雕塑都证明了这一点。“虽然Jørn潜下心已经退休和他的妻子他设计的房子在马略卡岛,他儿子Jan 58岁,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与他的父亲金正日,46岁,是谁都继续潜下心建筑师。女儿,林,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巨型瓷壁画和其他装饰媒体,与建筑师密切合作。第三代潜下心,1月的儿子和女儿都收到他们的架构度。

**2005\_Thom Mayne**

“我们将坚持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是困难的……它的困难是值得的。”这是建筑师托姆·梅恩(Thom Mayne)在一本关于自己公司Morphosis的专著中所说的话。Morphosis于1972年在洛杉矶成立。作为一个理论家、作家、教师，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作为一个建筑师，他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所表达的思想是相当典型的。作为200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得者，他的声望更加提高了。

正如普利兹克奖评委会所述，“梅恩对建筑和他的哲学的态度不是来自欧洲现代主义、亚洲的影响，甚至也不是来自上世纪美国的先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原创的建筑，一个真正代表独特的，有点无根的，南加州文化的建筑，尤其是建筑丰富的洛杉矶。就像他之前的Eameses、Neutra、Schindler和Gehry一样，Thom Mayne是西海岸创新、令人兴奋的建筑天才传统的真实补充。”

当梅恩接到普利兹克奖执行董事比尔·莱西的电话时，他正在乘坐出租车穿过纽约的三区大桥去机场。当他告诉我我被选为200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无言以对。这是一件大事，由于我所受的教养的某些方面，我的天性不允许我去想要成为一个占上风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这听起来很难像某些媒体所说的“建筑坏小子”，所以对这种“教养”的探索是恰当的。

汤姆·梅恩194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的家人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后来他的父母离婚了。十岁时，他的母亲把家搬到了加州惠蒂尔以南的一个地区，在那里他和弟弟可以离他的外祖母更近一些。他把这个地方描述为“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到处是橘子林和鳄梨树。”“经济上，这个家庭很穷。“我的母亲，她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曾在芝加哥和巴黎学习，”他解释道，“她是一位钢琴家，实际上曾和她的妹妹一起出现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独奏会上，但后来她结婚了，放弃了音乐生涯，专注于自己的孩子。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她没有能力养家……她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一个有音乐家气质的人。她尝试过教书，但没有成功，于是她开始在各个领域从事一系列支持性工作。”

梅恩继续说道:“但我母亲是完全有教养的。我在古典音乐和伟大艺术的复制品中长大。因此，我是在郊区长大的，不是运动员，也不是木匠。总之，我在惠蒂尔完全不合适。我上学的第一天，我的自行车和夹克被拿走了，我被打了一顿。我10岁的时候在插花，12岁的时候在重新布置我们家的景观。美学方面的东西绝对不是男孩子做的。结果，我变得有点孤僻和孤傲。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家庭，因为我妈妈从来都不在我身边。现在，我有一个可爱的家庭。我的妻子真是太美了。她真的很了解我，也完全理解我是一个非常自我批评的人，因为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挑战。他的家庭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理查德•梅恩[Richard Mayne]饰)是在上一段婚姻中长大的，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两个更小的孩子，分别是21岁的山姆和17岁的库珀。

据梅恩说，他在惠蒂尔的高中里设法活了下来。当他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是乘公共汽车去波莫纳的加州理工学院。根据他的描述，“当我下车时，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三个骑着马的女孩。我很震惊。我内心深处的城市男孩真的出现了，我马上回到了去洛杉矶的巴士上，去了南加州大学。当时他们在建筑学院有一群卓有成就的实践者，克雷格·埃尔伍德、格雷戈里·艾因、雷·卡普、拉尔夫·诺尔斯等。我在高中的建筑制图课上设计了一座房子，我赢得了一场竞赛，所以我对建筑领域很有兴趣……但我不太清楚实践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他们接受了我，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个似乎合适的世界。”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至少我们可以根据过去几年来Morphosis获得的佣金的优势得出这个结论。但托姆•梅恩(Thom Mayne)的故事还有更多内容。

当他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为维克多·格伦做了两年的计划工作。然后他开始在波莫纳教书，但很快他和包括主任在内的六名同事被解雇了。“我们年轻，有决心，相信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建筑的方向，所以当我们被解雇时，我们决定开办自己的学校。我们意识到，是时候启动一个彻底的替代传统教育体系的方案了。这就是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的起源。他们从波莫纳带了40名学生，开办了这所学校。“我们没赚到钱，我们白干，”梅恩说，“为了生存，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教书，做一些兼职，做咨询。当时我住在威尼斯，住在一家鱼饵和钓具店，每月大概100美元的房租。那时你可以过简单的生活。突然间，我生命中的四年就这样过去了，而我正在主持一个研究生项目。最终，在1978年，我休了一个长假，进入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正是在哈佛的那一年，他有时间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到那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兴趣正引导我远离规划……只是不够具体……转向建筑。”79年底，我回到了洛杉矶，我开始收到住房佣金。我意识到洛杉矶对于实践建筑来说是多么独特的一个城市(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刚完成他的房子)，它对实验是多么开放。我们都不知道，洛杉矶的建筑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有趣。”

形态形成于1972年，是sciarc成立的第一年。“这真的不是一个办公室，而是一个想法，”Mayne说。“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没有想过要有工作，它必须与跨学科的集体实践有关……开始一群人，他们将与图形、室内设计、家具、建筑和城市设计打交道。我们在市中心有个演播室。我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我们会时不时地画点图来赚钱。我们没有建筑。这完全是反主流文化的表现。”

当时，他的儿子正在帕萨迪纳的一所学校上学，梅恩形容这所学校“完全是激进的，但很了不起”。家长会议成为Morphosis的第一个项目，设计了一所新学校，Sequoyah教育研究中心，随后在1974年赢得了公司的第一个进步建筑奖。“那是一个开始，”梅恩解释道，“PA奖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地其他出版物的询问，他们想要发表这个或那个，突然之间我们就有了。”

梅恩继续说道:“在威尼斯做了大量的改版之后，劳伦斯住宅项目应运而生，一切都开始向我们敞开，在洛杉矶出版，我们成为了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作为年轻的建筑师，我们肯定会接手，这是建筑环境的一个真正的转变。”

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以某种方式成为公众人物时，各种记者开始把梅恩描述成“一个愤怒的年轻人”。他表示反对:“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坏男孩的描述来自于，我认为，一种对我坚持不懈和拥有独立声音的反应。”我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长，当我抓住某样东西时，我就会坚持下去……我的前搭档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指示犬”。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认为这个奖项，普利兹克奖，承认了有必要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有必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有时还需要付出一切代价来确保工作的完整性。”

今天，Morphosis是40名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家，Thom Mayne坚定地致力于将建筑实践作为一个集体企业。梅恩解释说:“建筑师的工作最终更像导演，而不是画家或雕塑家。他们必须把一大群人的精力集中在一个共同的痴迷上。架构师必须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所了解……这是一门通才的学科，而不是专家的学科。不出所料，他的设计范围从手表和茶壶到住宅，再到大型民用建筑，以及旨在重塑整个城市的其他城市设计和规划方案。

最近成立的一些委员会包括旧金山的一座联邦办公楼、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的一个卫星操作控制设施，以及俄勒冈州尤金(Eugene)的一座法院大楼。Mayne说这是真正的踢赢了最后两个主要赛事在纽约第一城是一个建筑的艾伯特Nerken库柏联盟学院的工程学院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和其他,2012年奥运会的奥运村,建成是否奥运会来到纽约。

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的多功能学生娱乐中心(multi-purpose Student Recreation Center)项目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完工，包括体育设施、食品设施、学生宿舍和教室空间。该建筑是该校新校园总体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它像一个中国谜题一样，将校园中心存在的许多不同条件联系在一起。就在普利兹克奖公告准备就绪的时候，梅恩被告知，他的公司最近设计的阿拉斯加州议会大厦在一次国际设计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位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的Palenque体育馆将于2007年竣工，它是一个可容纳6250人的露天多功能体育馆，是通往更大校园的大门，校园内有10个著名的建筑项目，它们的落成将使这座城市重新焕发活力。在马德里，Morphosis正在创建一个公共住宅街区，包括165个两室、三室和四室的单元，总建筑面积达10000平方米。

他的一个更重要的项目是最近在洛杉矶完成的加州交通局7区总部。这座建筑的设计不仅仅是提供功能空间。它寻求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城市和人们的活动，同时模糊内外之间的区别，目的是创建一个作为真正的公共建筑的政府机构。国际知名艺术家,基思•桑尼与形态形成密切合作,创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激活半英里的户外游说氖和氩管安排在水平的红色和蓝色光,模仿前灯和尾灯的丝带在加州高速公路。值得注意的是，桑尼尔的作品给了洛杉矶最大的公共艺术装置。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梅恩一直关注学习文化和建筑对教学的影响。他的所有教育项目都探索并继续探索这一领域，结果产生了几个特别创新的项目。科学中心学校于2004年建成，是加州科学中心和洛杉矶联合学区的一个独特的合资企业。该项目位于历史悠久的展览公园，四周环绕着玫瑰花园、盖里设计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和展览大道，该大道将该项目与南加州大学分隔开来。雕刻的土坡缓冲了该项目从繁忙的交通的街道。工作包括升级和翻新一个历史军械库以及一些新的建筑。

国际小学于1999年在加州长滩建成，为学区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空间节约计划，使他们能够在紧凑的城市场地上容纳他们的项目。教室围绕一个中心庭院组织，规划区域堆叠，以增加项目的整体紧凑性。楼梯通向屋顶操场，操场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娱乐环境和周围社区的景观。

迄今为止，梅恩最著名的学校项目是波莫纳联合学区的钻石牧场高中。完成于1999年，高中的教育灵活性和学生、教师和管理之间的社会互动的目标在一个深思熟虑的和异质的设计中得到了表达。设计容纳了1200名学生，模糊了建筑和景观之间的区别。两排破碎的结构形式紧密地设置在“峡谷”或穿过山坡的人行道的两边，使校园的愿景成为重新诠释的景观。

在奥地利克拉根福特，一个拥有25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办公空间、零售空间、停车场和幼儿园的项目于2002年为Hypo Alpe-Adria Bank Carinthia完成。Morphosis这样描述这个项目:“这个结构将自己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并从地面上显现出来，就像‘重新配置的地球’。“就像地震构造板块的移动，银行总部本身从这个怀孕的、充满期待的金属板形体中喷发出来，宣告了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文化和公民机构的地位，并将公共论坛与街道连接起来。”

洛杉矶市民会认可梅恩在西区的几个项目:两个为Salick Healthcare设计的办公建筑，在贝弗利大道的一个街区内。Kate Mantilini是一家很受欢迎的餐厅，位于Doheny Drive和Wilshire Boulevard的拐角处。直到最近，位于圣塔莫尼卡第三街购物中心的轩尼诗-英格尔斯书店(Hennessy & Ingalls bookstore)的店面还是其最早期的形态。这家书店最近搬到了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此外，就在几个月前，占地面积庞大的雪松西奈医院(Cedars Sinai Hospital)还有一个由梅恩设计的综合癌症中心。医院主楼的一个多层附属建筑取代了原来的结构。在西好莱坞(West Hollywood)，另一家餐厅安吉莉(Angeli)有一种变形的感觉。

这种接触一直延伸到远东地区。在韩国首尔，一栋名为“太阳塔”(Sun Tower)的零售写字楼由两位业主共同建造。该项目包括五层零售层(包括地下室的两层)和一家国际服装制造公司的顶层办公室，它提供了一个早期的例子，表明梅恩长期以来对创造创新和高性能的建筑表皮的兴趣，其中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完全融合在一起。从概念上讲,这个项目允许梅恩探索正式的想法,他已经进一步发展他们发现进入后续的项目包括他的一个主要的设计安装荷兰建筑研究所,一个可移动的阶段为该市舞蹈组,设置在旧金山和联邦办公大楼。由该公司设计的位于亚洲的台湾台北的ASE设计和游客中心于1997年竣工。

他早期的作品有几个创新的住宅项目:2-4-6-8，威尼斯III, Sedlack, Delmer，都在威尼斯，加利福尼亚;以及位于加州赫莫萨海滩的劳伦斯住宅。梅恩承认罗伯特·文丘里、已故的阿尔多·罗西和已故的詹姆斯·斯特灵对这些项目的影响，他们都是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到90年代中期，Mayne已经完成了另外两个有影响力的住宅项目:Crawford住宅和Blades住宅，都位于加州圣巴巴拉地区。

多年来，梅恩写了一些最博学的论文和文章，不仅描述了他的作品，还描述了他设计背后的理论。除了在SCI-Arc的经历，他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教授建筑学研究生课程。在采访结束时，梅恩说:“建筑是一项长距离运动。你下定决心，坚持了30年，然后你才刚刚开始。”

**2006\_Paulo Mendes da Rocha**

门德斯·达·罗查1928年出生于巴西，20世纪50年代在圣保罗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成为“保罗派野兽派”先锋的一员。1954年，他获得了建筑学学位，1955年开设了自己的办公室，此后不久便创作了一部早期的杰作——《圣保罗运动俱乐部》(1957)。

门德斯·达·罗恰(Mendes da Rocha)在圣保罗大学(University of Sao Paulo)任教，并担任巴西建筑师协会(Brazilian Institute for Architects)主席。他获得过许多奖项，包括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拉美建筑奖(2000)。该奖项向建筑师对圣保罗最古老的美术博物馆Pinacoteca do Estado的尊重翻新致敬。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胆识的建筑师之一，门德斯·达·罗恰在公共领域颇有建诣，他创造了钢筋混凝土的巨大力量和优雅造型。在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的巴西馆，他在一个地形点上用大胆的优雅来平衡建筑。第二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设计竞赛中入围决赛。他广为人知的建筑作品包括圣保罗大学当代艺术博物馆(1975)、圣保罗福马家具陈列室(1987)和巴西雕塑博物馆(1987-1992)。最近的项目包括西班牙加利西亚的维戈大学的总体规划，以及巴黎的体育大道，一个旨在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综合体。

门德斯·达·罗恰(Mendes da Rocha)以富有想象力的现代主义精神设计了圣保罗运动俱乐部(Athletic Club of Sao Paulo)的起居室，这种精神标志着他的建筑。这款优雅的吊带椅由一根单根钢筋弯曲而成，并附加了一个皮革座椅和靠背，它突破了结构形式的限制，同时又保持了完全的舒适和功能。

2006年，门德斯·达·罗恰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审团称他“对空间的诗学有着深刻的理解”，是“具有深远社会意义的建筑”。

**2007\_Richard Rogers**

理查德·罗杰斯最著名的建筑是巴黎的蓬皮杜中心、伦敦劳合社总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和伦敦的千禧穹顶。理查德•罗杰斯合伙公司(richard Rogers Partnership, RRP)成立于1977年，在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和东京设有办事处。RRP设计了两个主要机场项目终端5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和新领域终端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以及高层办公室项目在伦敦,一个新的法庭复杂在安特卫普,卡迪夫的威尔士国民议会,一个在巴塞罗那酒店和会议中心。该事务所在伦敦、里斯本、柏林、纽约和首尔的主要城市总体规划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

从1933年7月2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生，到1996年被任命为河畔的罗杰斯勋爵，再到现在被选为200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理查德·罗杰斯的一生都是非凡的。他的故事很可能会被拍成一部优秀的传记电影，而且已经由布莱恩·阿普尔亚德(Bryan Appleyard)撰写并由Faber & Faber出版。虽然这里的注释主要是关于罗杰斯的建筑生涯，但也包括了他的一些个人背景——尽管有些简略。关于建筑生涯的细节，最权威的著作是肯尼斯·鲍威尔(Kenneth Powell)的三卷本，由菲顿出版社(Phaidon)出版。

理查德·罗杰斯出生时，他的父亲威廉·尼诺·罗杰斯是一名医科学生。后者是一位定居意大利的英国牙医的孙子。理查德的母亲来自里雅斯特。她的父亲曾学过建筑和工程，但后来放弃了行医，转而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理查德父亲的堂兄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是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也是该国主要建筑杂志《Domus》和《Casabella》的特约编辑。理查德的母亲对现代设计很感兴趣，并鼓励她的儿子对视觉艺术感兴趣。当罗杰斯担任泰特美术馆主席和英国艺术委员会副主席时，这种兴趣得到了满足。他也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受托人。

1938年，随着欧洲战争的迫近，罗杰斯一家搬回了英国，理查德很快进入了公立学校，但成绩一直不好，原因是他患有诵读困难症，直到多年以后才被诊断出来。1951年，当他完成中学教育时，他的家人为他指明了可能从事牙科工作的方向，但由于缺乏资格，这种可能性消失了。同年，英国举办了艺术节，并首次将官方认可的现代建筑带到了英国。沿着南岸的一些壮观的临时建筑引起了人们对理查德·罗杰斯的兴趣，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为国家服务是他唯一的希望。但在那之前，他会和一个同学搭便车去威尼斯。他的朋友引起了一场小骚乱，结果他们被捕了。幸运的是，他在意大利的亲戚给他带来了释放，并最终得到了完全的赦免。但这只是他学生时代在意大利的众多冒险经历之一。

当他服完兵役，在里雅斯特度过了一段时间，了解了埃内斯托和他的作品后，他决定参加建筑协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AA。1959年，他获得了学校项目的第五届奖。

1960年，他与马库斯和勒内·布鲁姆威尔的女儿苏珊·布鲁姆威尔结婚。她的父亲是设计研究小组(DRU)的负责人，该小组成立于1943年。在英国的节日里，德鲁是一股推动力量。

1961年，这对年轻夫妇前往美国，理查德将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在耶鲁大学攻读建筑学硕士学位，而他的妻子苏将学习城市规划。

他们在美国的第一个家是和苏父母的一些朋友一起住的。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是保罗·鲁道夫，理查德的一个同学是诺曼·福斯特。已故的詹姆斯·斯特林也是他的老师之一。

正是在耶鲁，罗杰斯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作品产生了兴趣。事实上，罗杰斯曾说过:“赖特是我的第一位上帝。在美国期间，罗杰斯、苏、福斯特和另一名美国学生多次游历欧洲大陆，尽可能多地参观赖特的建筑，以及其他一些作品，包括密斯·凡·德·罗和路易斯·卡恩。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他们去了一趟加州，在斯基德莫尔、奥因斯和梅里尔(SOM)找到了一份工作，还参观了鲁道夫·辛德勒(Rudolph Schindler)、皮埃尔·柯尼格(Pierre Koenig)、克雷格·埃尔伍德(Craig Ellwood)、拉斐尔·索里亚诺(Raphael Soriano)、查尔斯和雷·埃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的作品。

当他们回到英国，福斯特和罗杰斯与妻子苏，和温迪奶酪曼组成了团队4作为他们的第一次建筑实践。他们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为苏的父母建造一个名为Creek Vean的房子。在4天的团队中，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斯温顿的信实控制电子厂。后者完成后不久，第4团队解散，罗杰斯和福斯特各自在1967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1967年至1969年期间发生了两件意义重大的事情:Spender House和Rogers House(为理查德在温布尔登的父母设计)，它们都被认为是一种更便携的住房原型，罗杰斯将其称为“拉链屋”。

到1971年，罗杰斯的事务所参与了DRU工厂建筑的屋顶扩建，并找到了一位新的合作伙伴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很快，这家事务所有了一个新名字:Piano + Rogers。

同年，设计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委员会获得了大奖，这将罗杰斯和钢琴推向了世界建筑的舞台。蓬皮杜中心花了6年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练习。今年秋天，在蓬皮杜中心将举办罗杰斯建筑成就历史展览。

1978年，皮亚诺和罗杰斯最终分离。与此同时，罗杰斯提出了他的新做法，这是建立在过去二十年发展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理查德罗杰斯伙伴关系。

伦敦劳合社的建筑是它的第一个委托，并奠定了罗杰斯作为一个主要建筑师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

他的许多荣誉包括2000年的皇家皇家建筑奖，1999年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堂基金会奖，1989年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阿诺德·w·布伦纳纪念奖，1985年的皇家建筑金奖。

1995年，罗杰斯是第一位受邀为BBC Reith做演讲的建筑师。bbc.co.uk /节目/ reith / reith\_history.shtml)。

为了说明罗杰斯对这一主题的热情，以下是摘自他的里斯讲座:

“人类的生命一直依赖于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个变量。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是第一代同时面临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侵蚀影响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常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工业扩张仍在继续。

其他一些社会也面临着灭绝——有些是由于自身造成的生态灾难，比如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前哥伦布美洲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历史上，无法解决环境危机的社会要么迁移，要么灭绝。今天最重要的区别是，我们的危机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它涉及全人类和整个地球。”

此外，他说:“……城市往往是生活最不稳定的地方，也是我们有改善、干预和改变的最大切实机会的地方。”

1998年，他被副首相任命为英国政府城市工作小组的主席。他是伦敦市长在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首席顾问。他最近被任命为大伦敦当局伦敦咨询小组的设计主席。

他的愿景是，未来的城市“将不再像今天那样被划分为孤立的、单一活动的贫民区;相反，它们将更像过去层次更丰富的城市。生活、工作、购物、学习和休闲将会重叠，并被安置在连续、多样和不断变化的结构中。”

罗杰斯嫁给了前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和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露丝·伊莱亚斯。他们有两个儿子，32岁的Roo和24岁的Bo。罗杰斯和苏有三个儿子:43岁的本;Zad, 42岁;38岁的和Ab型。

**2008\_Jean Nouvel**

自20世纪70年代法国人让·努维尔(Jean Nouvel)开始建筑生涯以来，他打破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语言。他非常重视设计一个与周围环境和谐的建筑。莱西在1988年至2005年退休期间担任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执行董事，他继续说:“最终，建筑的设计可能会借鉴传统和非传统的形式，但它的表现是完全独特的。”

让·努维尔的项目改变了它们所在的景观，往往成为主要的城市事件。他独特的方法，推动了具体的环境，计划，和地点已证明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成功。

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IMA)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建筑，它首先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它的一个立面完全由机械眼构成，由光电池控制，根据光线水平自动开关。法国评论家阿兰·德古尔库夫(Alain de Gourcuff)这样评价它:“整体效果立刻具有中东风格的高度装饰性，展现出最先进的电子产品。”

作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米特朗(Francois Mitterand)最早发起的大型项目之一，IMA项目于1981年委托建造，于1987年竣工，包括一个博物馆、一个图书馆、临时展览空间、儿童工作室、一个文档中心、一个礼堂和一个屋顶餐厅。A+U称该建筑是“一座向阿拉伯文化致敬的现代西方建筑”。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在正式颁奖中挑选了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200多个项目，阿拉伯世界研究所(Arab World Institute)只是其中之一。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格思里剧院是引文中提到的另一个项目。普利兹克奖评审团对格思里剧院的评价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标志性的格思里剧院既与周围环境融合，又与之形成对比。它是对城市和附近的密西西比河的响应，然而，它也是一种戏剧性的表达和表演的神奇世界。”

这种“戏剧化”并非偶然。努维尔经常把他作为建筑师的角色比作电影导演。2002年，他在接受《El Croquis》杂志采访时说:“一切都是戏剧化的。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舞台布景师，甚至在社会福利住房方面……透视法是我们想要展示给观众的物体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每一座建筑中都有一种方式来证明360度的景观，就像在卢塞恩一样。透视法这个词的使用并不会困扰我，只要它的用法是正确的。在其他采访中，他经常说建筑和电影很接近。

“建筑和电影一样，存在于时间和运动的维度中。人们从序列的角度思考、构思和解读一座建筑。建造一座建筑是为了预测和寻求对比和联系的效果，并与人们所经过的连续空间联系起来，”努维尔解释道。

卢塞恩指的是他于2000年在那个瑞士城市建成的文化和会议中心。努维尔将其描述为“构建景观原则的一个例子”。它是一座特殊的建筑，坐落在湖边，面向城镇。从门厅里可以看到整个城镇。”

卢塞恩文化和会议中心以及巴黎的卡地亚基金会是努维尔完成的另外两个项目，普利茨克奖评审团在他们的评语中提到它们使“非物质化变得明显”。这段引文引起了人们对努维尔的无尽之塔的注意，这座400米高的建筑原计划成为欧洲最高的建筑。对于评审团来说，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建筑的表皮，它在向上发展的过程中改变了材料——从花岗岩到铝、不锈钢、玻璃——在消失在天空之前变得越来越透明。”

虽然那座塔从未实现过，但努维尔在纽约市有一个项目正在进行中，它是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隔壁的一座混合用途塔，名叫“环佛之塔”(Tour de Verre)。最近还有消息称，他为洛杉矶的世纪城(Century City)设计了一栋高层公寓——圣卡尔大厦(Suncal Tower)。

在《让·努维尔:建筑元素》一书中，康韦·劳埃德·摩根写道:“努维尔的建筑通过其目的的一致性，在其视觉或技术复杂性的范围内，吸引了我们的兴趣。通常的印象他的一个建筑创造出了序列距离的细节,通过这种安排,比例,和连接的内部元素,处理的质量和外观,颜色的使用和light-works和谐与建筑物的用途和功能:商品的品质,坚定和高兴的是引用世纪前由维特鲁威。”

维特鲁威的说法或许是有先见之明的。它指的是大约2000年前献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十本关于建筑的书籍，亨利·沃顿在他1624年的专著《建筑的要素》中把它们翻译成:“目的是建造好。”建设良好有三个条件:商品，坚定和快乐。普利兹克奖上镌刻着这三个字:坚定、商品和欢乐。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努维尔说，“评论家把我定义为一个概念建筑师，也就是说，一个更多地使用文字而不是图画的人。”我不相信绘画能在创作过程中过早地解决问题，而文字则能解放一切。我相信建筑师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1945年，努维尔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富梅尔，父亲罗杰·努维尔(Roger Nouvel)是一名历史教师，后来成为县长，母亲蕾妮·努维尔(Renee Nouvel)是一名高中英语教师。父亲的行政职责要求他们经常搬家，在琼八岁的时候，他们搬到了萨拉特(Sarlat)。他承认，在那些年里，他经常溜出去看电影，这种影响在后来几年变得很重要。16岁时，他的一位教授教他画画，并真正地把他引入了艺术。那时，他的父母非常重视数学和语言。他觉得他们在引导他从事教育或工程方面的职业。当他告诉他们他想上美术学校时，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达成了妥协，让他去学建筑，因为当艺术家风险太大。尽管他没能通过波尔多一所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当他20岁时，他去了巴黎，并在参加那里的美术全国大赛时获得了一等奖。为了上学挣钱，他在建筑事务所找了一份工作，分别是克劳德·帕伦特(Claude Parent)和保罗·维里奥(Paul Virilio)。和他们在一起才一年，他就被任命为一个有80个单元的公寓楼的项目经理。25岁时，他已经完成学业，与弗朗索瓦?

努维尔认为是帕伦特引导乔布斯进入了他那间羽翼未丰的办公室，或许更重要的是，是他推荐乔布斯担任巴黎双年展的总监。正是巴黎双年展让努维尔设计了大约15年的展览，并在艺术和戏剧界结识了许多朋友。

从1972年到1984年，努维尔先后与吉尔伯特·勒泽内斯、让-弗朗索瓦·古约和皮埃尔·索里亚合作。1985年，他与他的三个初级项目建筑师同时创立了Jean Nouvel et Associes: Emmanuel Blamont、Jean- marc Ibos和Mirto Vitart。1988年，他与Emmanuel Cattani, JNEC成立。大约6年后，也就是1994年，他与米歇尔·佩利西(Michel Pelissie)创立了自己现在的公司Ateliers Jean Nouvel。如今，他在巴黎的主要办公室约有140人，是法国最大的建筑事务所之一。

此外，工作室Jean Nouvel在伦敦、哥本哈根、纽约、罗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设有办事处。他们统计了13个国家的40多个活跃项目。该公司在世界各地建造了博物馆、音乐厅、会议中心、剧院、酒店、集体住宅、办公楼、商业中心和私人住宅。Jean Nouvel和电影制作人Odile Fillion有两个儿子。伯特兰出生于1979年，目前正在日本千叶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后学位。出生于1981年的皮埃尔是自己公司Factoid的导演、制片人和戏剧设计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理查德(Catherine Richard) 1994年生下了一个女儿莎拉(Sarah)。他目前与瑞典建筑师米娅·黑格(Mia Hagg)住在一起，她的事务所名为居住者Autrement (HA)，位于巴黎。

**2009\_Peter Zumthor**

彼得·卒姆托于1943年4月26日出生在瑞士巴塞尔，父亲是一位名叫奥斯卡·卒姆托的橱柜匠。从1958年到1962年，他被训练成一名内阁成员。从1963年到1967年，他在Kunstgewerbeschule、Vorkurs和Fachklasse学习，并在纽约普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进一步学习设计。

1967年，他受聘于瑞士格劳本登州的古迹保护部门，担任历史村的建筑和规划顾问和建筑分析师，并完成了一些修复工作。1979年，他在瑞士的哈尔登斯坦(Haldenstein)建立了自己的诊所，至今仍与15名员工一起工作。卒姆托嫁给了安娜莉莎·卒姆托-库奥拉德。他们有三个孩子，都是成年人，安娜·凯瑟琳娜、彼得·康拉丁和乔恩·波林，还有两个孙子。

自1996年以来，他一直是Mendrisio的Universita della Svizzera Italiana建筑学院的教授。1988年，他还是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建筑与科学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1989年慕尼黑工业大学;199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

他的许多奖项包括2008年日本艺术协会颁发的Praemium Imperiale奖，1998年丹麦嘉士伯建筑奖，1999年密斯凡德罗欧洲建筑奖。2006年，他获得了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斐逊建筑基金会奖章。2008年，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授予阿诺德·w·布伦纳(Arnold W. Brunner)建筑纪念奖。

在最近出版的书巴伦教育系列,公司名为,当时,建筑风格的元素,从澳大利亚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英里刘易斯教授主编,在Vals祖默托热浴的建筑是简单的描述为“一个极好的例子详细说明用于创建高度大气空间。设计对比了冰冷的灰色石墙和温暖的青铜栏杆，光线和水被用来雕刻空间。石雕的水平接缝模仿了水的水平线，在水平线处石头的纹理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天窗插入狭窄的槽在天花板创造了一个戏剧性的光线，强调了水的流动性。因此，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不同层次上加强了浴室的重要性。”

在1998年由Birkhauser首次出版的《思考建筑》一书中，卒姆托用自己的话写下了建筑哲学。他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我认为今天的建筑需要反思其固有的任务和可能性。建筑不是不属于其本质的事物的载体或象征。在一个崇尚非本质的社会中，建筑可以进行抵抗，抵消形式和意义的浪费，并说自己的语言。我相信建筑的语言不是一个特定风格的问题。每一栋建筑都是为一个特定的地方和社会的特定用途而建造的。我的建筑试图尽可能精确和批判性地回答这些简单事实所带来的问题。”

**2010\_Kazuyo Sejim & Ryue Nishizawa**

1995年，Kazuyo Sejima(1956年出生)和Ryue Nishizawa(1966年出生)创建了SANAA，东京的建筑工作室，在日本和世界各地设计了创新的建筑。例如，他们开创性的工作包括，劳力士学习中心在洛桑，瑞士;俄亥俄州托莱多市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玻璃馆;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纽约:伦敦蛇形馆;东京表参道的克里斯汀·迪奥大楼;还有位于金泽的21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后者在200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上获得金狮奖(Golden Lion)，获奖作品为“最具意义的作品”(The most significant work)。

Kazuyo Sejima出生于日本茨城县(东京东北部)，曾在日本女子大学获得建筑学学位。完成学业后，她开始在建筑师Toyo Ito的办公室工作。1987年，她在东京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1992年，她被日本建筑师协会评为日本年度青年建筑师。Kazuyo Sejima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洛桑理工学院、多摩艺术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任教。

Ryue Nishizawa来自神奈川县(东京南部)，1990年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他在1997年设立了Ryue Nishizawa办公室，并在横滨国立大学担任教授。

Sejima和Ryue Nishizawa二人在2002年被授予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阿诺德·布鲁纳纪念奖，2006年被日本建筑学院授予设计奖，2007年被柏林艺术学院授予柏林艺术博览会奖。此外，他们还在美国和欧洲各地举办展览，并在许多著名大学担任访问讲师。

**2011\_Eduardo Souto de Moura**

Eduardo Souto de Moura 1952年出生于葡萄牙波尔图。他父亲是个医生(眼科医生)，母亲是个家庭主妇。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的姐姐也是一名医生，他的哥哥是一名律师，从事政治工作。

在这所意大利学校学习了几年之后，索托德莫拉(Souto de Moura)进入了波尔图的美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s)，在那里他开始是一名艺术学生，学习雕塑，但最终获得了建筑学学位。他把从艺术到建筑的转变归功于在苏黎世与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一次会面。当他还是一名学生时，他先后为建筑师Noe Dinis和Alvaro Siza工作了五年。在与他的城市规划学教授、建筑师费尔南德斯•德•萨(Fernandes de Sa)一起学习和工作时，他收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委托——布拉加的一个市场项目。

服役两年后，他赢得了波尔图文化中心的竞赛。开始了他作为独立建筑师的职业生涯。

他经常作为客座教授被邀请到瑞士的洛桑和苏黎世以及美国的哈佛。多年来，这些大学的客座讲座和研讨会让他有机会与该领域的许多同事见面，其中包括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

他已婚，有3个女儿:玛丽亚·路易莎，玛丽亚·达·帕兹·玛丽亚·爱德华达。他的妻子Luisa Penha和大女儿是建筑师，二女儿是护士，三女儿在波尔图大学建筑系学习三年。

与他的建筑实践一道，Souto de Moura是波尔图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日内瓦、巴黎-贝尔维尔、哈佛、都柏林、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

常常被描述为新密斯主义者的Souto de Moura，是一个不断追求原创性的人，因为他对材料——花岗岩、木材、大理石、砖、钢、混凝土——的精妙运用，以及他对色彩的出人意料的运用，赢得了许多赞誉。Souto de Moura对材料的使用有明确的看法，他说:“我避免使用濒危或受保护的物种。我认为我们应该适度使用木材，在使用木材的同时重新种植森林。我们必须使用木材，因为它是最好的材料之一。”

在接受Croquis采访时，他解释道:“我发现密斯越来越迷人……有一种解读他的方式，就是把他当作一个极简主义者。但他总是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你只需要记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建筑，IBM大楼，它有着强大的石灰华基座，他钻穿了这个基座，制造了一扇巨大的门。另一方面，他到了巴塞罗那，设计了两个场馆，不是吗?一个是抽象的新塑料，另一个是经典的，对称的封闭角落……他是实验。他已经很时髦了，已经‘落伍’了。”

谈到他的Burgo塔，Souto de Moura承认受到了Miesian的影响，但他指的是意大利记者和评论家Francesco Dal Co写的一些东西，“最好不是原创的，而是好的，而不是非常原创和糟糕的。”

在一系列名为霍尔西姆可持续建筑论坛的论坛上，Souto de Moura说:“对我来说，建筑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没有生态建筑，没有智能建筑，没有可持续建筑，只有好的建筑。总有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例如，能源、资源、成本、社会方面，人们必须始终关注所有这些。”

**2012\_Wang Shu**

王澍教授，建筑师，1963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85年获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硕士学位。

1997年，王澍和妻子陆文宇在中国杭州创办了业余建筑工作室。事务所的名字参考了业余建筑师的做法——一种基于自发性、工艺技能和文化传统的做法。王澍花了数年时间在建筑工地学习传统技艺。该公司利用他的知识，每天的技术，以适应和改造材料的当代项目。这种传统理解、实验建筑策略和深入研究的独特结合定义了工作室建筑项目的基础。

该工作室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建筑专业在大型城市地区的拆除和破坏中所扮演的角色。在200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业余建筑工作室表达了对正在进行的拆除活动的看法。他的作品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不是像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那样，从西方寻找灵感。

王澍经常在讲座和采访中解释说，“对我来说，建筑是自发的，因为建筑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我说我建造了一个“房子”而不是一个“建筑”，我是在想一些更贴近生活的东西，日常生活。当我把我的工作室命名为‘业余建筑’时，是为了强调我作品的自发性和实验性，而不是‘官方的和纪念性的’。”

王澍，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院长。2011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首位中国客座教授。

在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他因“穹顶的腐朽”装置而获得特别的奖项——这个项目的光、可移动的、完全简单的结构可以快速地建造或返回虚无;2009年在布鲁塞尔BOZAR美术中心举办的“建筑作为抵抗”个展;200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2003年的“Alors, La Chine?”“巴黎蓬皮杜中心展览;2002年上海艺术博物馆双年展;2001年“中国的土穆-杨建筑”柏林伊得斯画廊展览;1999年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UIA大会，北京。

2011年，王澍荣获法国建筑学会建筑金奖(grande medaille d’or)。2010年，王澍和陆文宇被授予谢林建筑奖，该奖项授予那些对建筑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他们在设计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建筑，或者对建筑历史和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杭州的垂直庭院公寓获得了2008年德国国际高层建筑奖的提名。2005年，宁波“五间散置屋”项目获亚太荷尔希姆可持续建筑奖，2003年文正图书馆获中国建筑艺术奖。

王澍/业余建筑工作室的代表作有: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2000);宁波当代美术馆，宁波，中国，(2005);中国宁波(2005);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一期)杭州(2004);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二期)杭州(2007);中国金华陶瓷城(2006);垂直院落公寓，杭州，中国(2007);宁波历史博物馆，中国宁波(2008);南宋御街展厅，杭州，中国(2009)。

**2013\_Toyo Ito**

伊东丰雄于1941年6月1日出生于韩国首尔。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对朝鲜彝族早期的陶器和日本风格的绘画有着特殊的兴趣。他还是棒球和高尔夫的体育迷。1943年，伊藤、母亲和两个姐姐搬回日本。两年后，他的父亲也回到了日本，他们都住在他父亲的家乡长野县下须町。他的父亲于1953年去世，当时他12岁。在那之后，家里的其他成员经营一家豆沙制造厂。目前，除了比伊藤大三岁的姐姐外，所有人都已死亡。

伊藤在1971年建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次年结婚。他的妻子于2010年去世。他们有一个女儿，现在40岁，是《Vogue》日本版的编辑。

年轻时，伊藤承认自己对建筑不太感兴趣。然而，有几个早期的影响。他的祖父是个木材商人，他的父亲喜欢为朋友们画房子的设计图。当伊藤还是一名高一学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让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岸原义信(Yoshinobu Ashihara)来设计他们在东京的家。岸原义信刚从美国回到日本，他在马塞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的办公室工作。

他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搬到了东京，上了日比谷高中。当时，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他热爱棒球。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建筑成为他的主要兴趣。在本科毕业设计中，他提交了一份重建上野公园的方案，获得了东京大学的一等奖。

伊东丰雄1965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开始在Kiyonori Kikutake & Associates公司工作。1971年，他准备在东京开设自己的工作室，并将其命名为城市机器人(Urbot)。1979年，他改名为Toyo Ito & Associates，建筑事务所。

他获得过无数国际奖项，包括2010年为纪念高松王子而举办的第22届“帝国荣誉勋章”(Praemium Imperiale);2006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颁发皇家金奖;2002年，第八届威尼斯双年展获金狮奖终身成就奖。他所有的荣誉都列在这个媒体包的事实摘要中。他曾担任东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京都大学、多摩艺术大学的客座教授。2012年春季学期，他主持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海外工作室，这在亚洲还是第一次。

他的作品曾在英国、丹麦、美国、法国、意大利、智利、台湾、比利时和日本许多城市的博物馆展出。有关他的出版物已在所有这些国家和更多的国家出版。他是美国建筑师学会、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日本建筑学会、东京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学会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的荣誉院士。

1971年，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东京郊区的一处住宅。被称为“铝屋”的结构由完全覆盖着铝的木制框架组成。他早期的作品多为民居。1976年，他为刚刚失去丈夫的妹妹建造了一个家。这所房子被称为“白色的U”，引起了人们对伊藤作品的极大兴趣。它在1997年被拆除。伊藤解释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试图通过极简主义的手法抹去作品中的传统意义，发展出一种类似空气和风的轻盈建筑。

他把2001年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完工的仙台Mediatheque称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一。在Phaidon的书中，他解释道，“Mediatheque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公共建筑。虽然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图书馆和艺术画廊，但政府积极努力放松不同项目之间的划分，消除各种媒体之间的固定障碍，逐步唤起文化设施从现在起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这种开放性是其简单结构的直接结果，由13根管子贯穿的平面混凝土板(是带混凝土的蜂窝状钢板)组成。每层的墙壁都被保持在绝对的最小，允许各种功能在管道之间的开放区域自由分布。”

2009年，伊藤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发表肯尼斯•卡斯勒(Kenneth Kassler)的演讲时，阐述了自己对建筑的总体看法:

“自然界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它的系统是流动的——它建立在一个流动的世界上。与此相反，架构总是试图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系统。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说

然而，它也使世界上的城市同质化。有人甚至会说，这也让生活和工作在那里的人变得同质化了。作为回应，在过去的十年里，通过轻微修改网格，我一直试图找到一种创建关系的方式，使建筑更接近它们的周围环境。伊藤将最后的想法修正为“他们的自然环境”。

2004年，在东京时尚的表参道地区，Ito为TOD’s设计了一座大楼，TOD’s是一家意大利鞋和手袋公司。Ito办事处对该项目有自己的说明:

“树木是独立存在的自然物体，它们的形状具有内在的结构合理性。重叠的树轮廓的模式也产生了合理的力量。在适应了树枝图之后，建筑越高，树枝就越细，数量越多，开口的比例也就越高。类似地，建筑作为内部空间展开，与不同的预期用途有轻微不同的氛围。

该建筑摒弃了墙壁与开口、线条与平面、二维与三维、透明与不透明之间的明显区别，具有独特的抽象性。树的轮廓创造了一个新的形象，在建筑的象征性具体性和抽象性之间产生了持续的张力。对于这个项目，我们(Ito和他的工作人员)打算创建一个建筑，通过它的建筑新颖性来表达一个时尚品牌的生动存在，以及在城市景观中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力量。”

在设计了像仙台Mediatheque这样广受好评的建筑后，Ito在21世纪初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建筑师，在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都有项目。伊藤隆敏设计了2009年高雄世界运动会的主体育场，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台中都会歌剧院。在欧洲，伊藤和他的公司用引人注目的不锈钢波浪翻新了套房大道公寓的立面，并在2002年设计了伦敦海德公园著名的临时蛇形画廊。在此期间的其他项目包括智利马贝拉的White O住宅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艺术博物馆/太平洋电影资料馆。

然而，对伊东孝敏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在他的祖国进行的项目，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和海啸使这些项目变得更加紧迫。这场灾难促使伊藤和其他一些日本建筑师为幸存者开发了“人人有家”的公共空间概念。正如伊东在由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出版的《东洋·伊东:自然的力量》一书中所说:

救援中心没有隐私，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伸伸懒腰睡觉，而匆忙搭建起来的临时住房单元只不过是一排排的空壳:不管怎样，那里的生活条件都很糟糕。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还是试图微笑，凑合着……他们聚在一起分享和交流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移动的愿景社区的最基本。同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建筑的起源，公共空间的最小塑造。

建筑师是那种能把这样的空间改造成供人少食多餐的人，这样可以显示出更多的人性，让它们更美丽，更舒适。”

对于伊藤来说，现代建筑的基本原则被“人人有家”所质疑。他补充道，“在现代，建筑因其独创性而被评为最高。”结果，最原始的主题——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建筑，为谁建造——被遗忘了。在灾区，一切都失去了，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从头开始，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建筑。“‘供所有人居住’可能包括一些小建筑物，但它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现代社会建筑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甚至对最原始的主题，即建筑的真正含义提出了疑问。”

普利兹克评审团评论了伊藤对社会责任感的直接表达，并引用了他在《人人有家》中的作品。

最近，伊藤还想到了自己的遗产，濑户内海小岛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博物馆就体现了这一点。该博物馆也由伊藤设计，于2011年开放，展示了他过去的项目，同时也是年轻建筑师的工作室。两个建筑组成了综合体，主建筑“钢铁小屋”和附近的“银色小屋”，这是对建筑师1984年在东京的故居的改造。

**2014\_Shigeru Ban**

坂茂1957年8月5日出生于东京。他的父亲是丰田公司的商人，母亲是高级女装设计师。潘基文的父亲非常喜欢古典音乐，让潘基文从小学习小提琴。他的母亲每年都会去欧洲参加巴黎和米兰的时装周，这激发了潘基文去海外旅行的渴望。在潘基文年轻的时候，常常请木匠来翻新他们家的木屋。潘基文对木匠的传统手艺很着迷，他喜欢挑选木块来做东西。潘基文决定成为一名木匠。

班在小学和初中擅长手工艺。他在九年级暑假为一项作业设计的一所房子的模型在他的学校里展示得最好。然后他决定要成为一名建筑师。与这个梦想并行的是他对橄榄球的热爱。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打橄榄球，在初中的时候，他被选为少年东京地区队的一员，参加了与韩国国家队的比赛。潘基文希望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橄榄球和建筑。为了进入那所大学，他参加了一次绘画考试。从10年级开始，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一个画室学习如何画画。在11年级时，潘基文被选为橄榄球队的正式成员，并参加了全国锦标赛;然而，他的球队在第一轮就被击败了。后来，他决定放弃进入以橄榄球闻名的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的计划，前往东京艺术大学(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专注于建筑学的学习。从12年级开始，潘基文参加了预备学校的夜校，进入大学。他第一次学会了用纸、木、竹来进行结构建模，他的非凡能力很快证明了他在这一领域是无与伦比的。他在夜校的老师是Tomoharu Makabe，他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建筑系。有一天，潘基文在马凯布的家里看到一篇关于“纸建筑师”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的文章，海杜克当时是纽约库珀联盟建筑学院(Cooper Union’s School of Architecture)的院长。潘基文对这些未建成建筑的模型和规划的了解对他来说是革命性的，他决定去美国库珀联盟大学学习建筑。

1977年，潘基文前往加州学习英语。当时，他发现库柏联合学院不接收外国学生，只接收从美国其他学校转来的学生。潘基文寻找了一所可以转学的学校，并决定进入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学习。班被激动人心的演播室和学校环境迷住了。著名的建筑师和SCI-Arc的创始人雷蒙德·卡普(Raymond Kappe)采访了潘基文，尽管潘基文当时英语说得不好，但卡普对潘基文的作品集印象深刻，允许他在大二的时候进入研究所。Ban的灵感来自一系列受日本传统建筑影响的案例研究住宅。1980年，在SCI-Arc完成第四年学习后，潘转到库柏联盟。所有从其他学校转来的学生都是从大二开始的，在班的同学中有他现在在纽约办公室的合作伙伴，Dean Maltz，以及其他著名的建筑师，如Nanako Umemoto (Reiser + Umemoto)和Laurie Hawkinson (Smith-Miller + Hawkinson architects)。他的老师有里卡多·斯科菲迪奥、托德·威廉姆斯、戴安娜·格雷斯特、伯纳德·楚米、彼得·艾森曼和约翰·海杜克等。在第四年结束时，潘基文离开库柏联盟一年，在东京的荒田isozaki办公室工作。1984年，潘基文回到库珀联盟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潘基文陪同摄影师深川由纪夫前往欧洲，在那里他第一次参观了芬兰阿尔瓦阿尔托的建筑。潘基文说，阿尔托的建筑强调地域环境和材料，这让他感到震惊。

1985年，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潘基文在东京开始了自己的执业生涯。1985年至1986年间，他作为东京Axis画廊的策展人，组织设计了Emilio Ambasz展览、Alvar Aalto展览和Judith Turner展览的装置作品。在阿尔托展览会上，潘第一次设计了纸管结构，在此期间，他设计了“PC桩屋”、“双屋顶屋”、“家具屋”、“幕墙屋”、“2/5房”、“无墙屋”和“裸屋”等一系列案例。

当潘基文发现1994年卢旺达内战的200万难民被迫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他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提出了他的纸管避难所，他们聘请他为顾问。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他为那些无法住进日本政府提供的临时房屋的前越南难民建造了“纸木屋”。他还与学生志愿者一起建造了Takatori“纸教堂”。这是建立非政府组织志愿建筑师网络(VAN)和开始救灾活动的导火索。VAN分别于1999年、2001年和2004年在土耳其、印度西部和斯里兰卡建造了临时住房。一所临时学校在2008年四川地震后建成，一个音乐厅在意大利拉奎拉，避难所在2010年海地地震后建成。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后，VAN在50多个避难所中安装了1800个纸隔断系统，为家庭提供更多的隐私。VAN还在日本宫城县女川建造了临时房屋。这大大改善了被政府忽视的庇护所和临时住房环境的生活质量。2011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地震后，潘基文建造了这座纸板教堂，作为克赖斯特彻奇市重建的象征。

1995年，潘基文的纸管结构开发项目获得了日本建筑大臣颁发的永久性建筑证书，并完成了“纸屋”项目。2000年，潘基文与德国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弗雷·奥托合作，为德国汉诺威世博会日本馆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纸管网格壳结构。该建筑以其可循环利用的建筑形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1998年，Higara Nobutaka成为潘基文东京办公室的合伙人。

2004年，潘基文与让·德·加斯廷(Jean de Gastines, 2004年起担任他巴黎办公室的合伙人)和菲利普·古穆克吉安(Philip Gumuchdjian)合作，赢得了蓬皮杜中心-梅茨(Pompidou Centre-Metz)足球比赛的冠军。他召集了日本和欧洲的学生，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顶层的露台上搭建了一个纸管结构的临时办公室。

2001年，潘基文被任命为庆应义塾大学环境与信息研究学院的教授。在他赢得蓬皮杜-梅茨中心的比赛后，他和他的合伙人让·德·加斯廷斯在巴黎开了一家私人诊所。2008年，他从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辞职，2010年，他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担任客座教授。2011年，他成为京都艺术设计大学的教授。

潘基文目前正致力于建筑创作，他志愿参加救灾，广泛演讲，并担任教师。他继续开发材料和结构系统。这项工作不仅产生了纸管结构，也产生了竹片结构(竹家具屋，2002)，集装箱结构系统(2005年纽约游牧博物馆，2006年圣塔莫尼卡，2007年东京;集装箱临时房屋，女川，2011)和没有金属连接器的木制结构(蓬皮杜-梅茨中心，2010;海尔斯利九桥高尔夫俱乐部，2010;Tamedia新办公楼，2013年;阿斯彭艺术博物馆，2014)。此外，他还创作了用碳纤维制作的家具和建筑(碳纤维椅，2009年，Rietberg夏季馆，2013年)。

**2015\_Frei Otto**

弗雷·奥托于1925年5月31日出生于德国锡格马尔，在柏林长大。“Frei”在德语中的意思是“自由”;他的母亲在听了一场关于自由的演讲后想到了这个名字。奥托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雕刻家，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学生时，他就在学校放假期间在石匠坊做学徒。他的业余爱好是飞行和设计滑翔机——这项活动激起了他的兴趣，他想知道在轻框架上拉伸的薄膜是如何响应空气动力和结构力的。

1943年，奥托拿到大学入学文凭后，立即报名学习建筑学，但学校不允许他这样做。相反，他应征加入了劳动大军。1943年9月，奥托应征入伍，受训成为一名飞行员。1944年底，飞行员的训练停止了，奥托成了一名步兵。1945年4月,他被附近ν̈rnberg,成为战俘。他在法国沙特尔附近的战俘营里呆了两年。在那里，他是一名营地建筑师;他学会了用尽可能少的材料建造许多不同类型的结构。

战后，1948年，弗雷·奥托回到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学。他的建筑总是对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建造的沉重的圆柱建筑的反应。相比之下，奥托的作品则是轻量级的、面向自然的、民主的、低成本的，有时甚至是临时的。

1950年，带着奖学金，他开始了在美国的学习之旅，在那里他参观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埃里希·门德尔松、埃罗·沙里宁、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理查德·纽特、查尔斯和雷·埃姆斯等人的作品。在此期间，他还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社会学和城市发展。1952年，弗雷·奥托成为一名自由建筑师，并在柏林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1954年，他在柏林工业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结构与形式》以德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出版。同样在1954年，他开始与L. Stromeyer & Co.的“帐篷制造商”Peter Stromeyer一起工作。这是他的第一部获得国家认可的作品，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与自然的和谐。

弗雷·奥托开创了现代轻型帐篷结构的多种用途。他被它们吸引的部分原因是它们的经济和生态价值。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建立了复杂的模型来测试和完善拉伸形状。在奥托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总是建立物理模型来确定表单的最佳形状并测试其行为。他工作室的工程师是弗雷·奥托项目结构分析计算机的早期使用者，但这些计算的基本输入数据来自物理形式查找模型。

1958年，奥托创办了第一个致力于轻量化结构的机构——轻量化建筑发展研究所，一个小型的私人机构——并在柏林的泽伦多夫区开设了一个新的工作室。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定期在美国任教，担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客座教授;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1961年柏林工业大学生物学和建筑研究组的成立标志着他与建筑师、工程师和生物学家的合作工作的开始。他们运用帐篷、网壳和其他轻型结构的知识来更好地理解生物结构和形式的设计。

1962年，奥托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张力结构:电缆、网和膜结构的设计、结构和建筑物计算》(第二卷于1966年出版)。1964年，他成为斯图加特大学新成立的轻型结构研究所(Institut fur Leichte Flachentragwerke or IL)所长。IL受德国政府委托，就196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德国馆的规划进行研究。德国领导人选择奥托的建筑是为了展示德国二战后的工业和工程技术专长以及创新技术。与罗尔夫·古特布罗德和弗里茨·莱昂哈特合作设计的第67届世博会德国馆给了弗雷·奥托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工程师的国际突破。这是一个大规模被动语态的早期例子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奥托被任命为美国建筑师协会的荣誉会员，IL受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主体育场的奥林匹亚·博格谢夫夫特委托，为其设计了建筑测量模型。项目,实现1972年5月,由Gunter Behnisch弗雷奥托,弗里茨·莱昂纳特,今年的奥运会,组成一个大型膜覆盖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看台上,拉伸结构领域,织物的屋顶在奥林匹克游泳池,和双曲膜大棚连接建筑,保护游客从雨水和阳光。

1969年，奥托在斯图加特附近建立了Atelier (Frei Otto) Warmbronn建筑工作室。在那里，奥托和他的团队研究了用很少的材料就能高效施工的方法。巧合的是，奥托的建筑形式经常与自然界的建筑形式相似，因此与鸟类头骨和蜘蛛网等自然形态相似。

奥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广泛写作。他的书《生物学与建筑》于1972年出版，次年再版。后来的研究让奥托写了关于竹子、甲壳类动物和肥皂泡的结构和建筑特性。1994年，他发表了《古代建筑师关于建筑早期的结构发明》。

从1964年到1991年，奥托是斯图加特大学的正教授，1991年，他被任命为名誉教授。

多年来，奥托的研究团队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博物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他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和工程革新者，他是现代抗张结构织物屋顶的先驱，他还研究了其他材料和建筑系统，如网格壳、竹子和木格。他在利用空气作为结构材料和气动理论，以及敞篷屋顶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奥托将研究结果提供给了其他建筑师。他一直喜欢建筑领域的合作。

举两个例子:从1975年到1980年,奥托与罗尔夫Gutbrod和特德Happold建立临时性体育馆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在吉达,沙特阿拉伯和奥托协同设计在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日本馆与建筑师Shigeru Ban(他在2014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

弗雷·奥托于1971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他的第一个大型专题展览。(1975年和1977年，重新设计的展览在北美、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巡回展出)。1982年，斯图加特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以他的作品为特色的“自然建筑”展览，并在约80个国家的歌德学院展出。

1984年，他成为德国研究基金会230“自然建筑——建筑与自然中的轻量化建筑”专项研究项目的创始成员，该项目包括德国四所主要大学的参与。作为德国最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它涉及建筑师、工程师、生物学家、行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形态学家、物理学家、混沌理论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该项目于1995年完成。

在众多荣誉中，弗雷·奥托于1974年被弗吉尼亚大学授予托马斯·杰斐逊奖和建筑学奖章;1982年巴黎建筑学院的Medaille de la recherche和de la technique;德国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大奖和金奖，也是在1982年。1980年，他与罗尔夫·古特布罗德(Rolf Gutbrod)一起为沙特阿拉伯麦加的会议中心获得了阿迦汗建筑奖;1998年，他与奥姆拉尼亚和哈伯德一起为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外交俱乐部获得了阿迦汗建筑奖。1982年，他被任命为伦敦英国建筑师皇家学会荣誉会员，1986年被任命为伦敦结构工程师学会荣誉会员。1996年，他获得柏林德国建筑师和工程师协会大奖。2005年荣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颁发的皇家金奖。2006年，日本艺术协会授予他“帝国建筑奖”。

**2016\_Alejandro Aravena**

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于1967年6月22日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1992年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建筑师。1994年，他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Alejandro Aravena Architects。自2001年以来，他一直领导ELEMENTAL，一个专注于公共利益和社会影响项目的“做坦克”，包括住房、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和交通。

ELEMENTAL公司在智利、美国、墨西哥、中国和瑞士都有项目。2010年智利发生地震和海啸后，ELEMENTAL公司被邀请参与智利孔斯蒂图西翁市的重建工作。阿拉维娜在ELEMENTAL的合作伙伴是Gonzalo Arteaga, Juan Cerda, Victor Oddo和Diego Torres。

Alejandro Aravena是2016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总监。2014年，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TEDGlobal演讲。2009年至2015年，他是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审团成员。

2010年，他被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任命为国际研究员，并被《Monocle》杂志(Monocle magazine)评为全球20位新英雄之一。他自2011年起担任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城市项目董事;戴维·洛克菲勒拉美研究中心区域顾问委员会成员;2013年起担任瑞士豪瑞基金会董事;智利公共政策学会基本会员;以及芬兰政府创新基金SITRA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的负责人。他是参与2012年里约热内卢+20全球峰会的100位名人之一。

阿拉维纳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教授(2000年和2005年);曾任教于I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2005)、伦敦建筑协会(1999)和伦敦经济学院。自2006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智利天主教大学(Universidad Catolica de Chile)的基本Copec主席。

作者:Los Hechos de la Arquitectura (Architecture Facts, 1999)， El Lugar de la Arquitectura (The Place in/of Architecture, 2002)和Material de Arquitectura (Architecture Matters, 2003)。他的作品已经在50多个国家出版，Electa出版了专著Alejandro Aravena;progettare e costruire(米兰，2007)和Toto出版了Alejandro Aravena;《建筑中的力量》(东京，2011)。在第十二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建筑展上，Hatje-Cantz出版了第一本专注于ELEMENTAL: Incremental housing and Participatory Design Manual(柏林，2012)社会住房项目的专著。

**2017\_Rafael Aranda & Carme Pigem & Ramon Vilalta**

拉斐尔阿兰达(1961),卡Pigem Ramon Vilalta(1962)和(1960)完成学业在建筑学院的建筑水手(葡方Tecnica优越d 'Arquitectura▽水手,或ETSAV)在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软Arquitectes,在原有城市主持,在西班牙赫罗纳省的第二年。

他们属性早期成功竞争一等奖的胜利在1988年由西班牙公共工程和都市生活,他们设计了一个灯塔在蓬Aldea思考类型学的本质,一个基本的方法,将在未来所有的作品产生共鸣。

这一成就使他们能够探索自己独特的建筑理念，通过地方和他们自己的敏感性，导致赢得委托，其中许多是在加泰罗尼亚进行的。最近，他们获得了国际赞誉，并在西班牙边界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开展项目。

Aranda、Pigem和Vilalta参加了重要的展览，包括199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建筑沙龙;2000年、2002年、2006年、2008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现代艺术博物馆现场:西班牙新建筑，纽约，2006;2010年，东京，Toto画廊，Global Ends;并且RCR Arquitectes。在2015年巴塞罗那和2016年马德里分享创意。

他们是加泰罗尼亚政府颁发的2005年度国家建筑文化奖的获得者;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2008年和2014年;美国建筑学会荣誉院士，2010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研究员，2012;2015年法国建筑学会颁发金奖。

自1989年以来，Aranda、Pigem和Vilalta一直担任La Garrotxa火山地带自然公园的顾问建筑师。从1989年到2001年，他们在ETSAV教授城市主义、景观建筑和设计工作室，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们分别在ETSAV和Escola Tecnica Superior d’arquitectura de Barcelona担任文凭项目评审团的评委。2012年，他们在位于Barberi实验室的工作室里建立了一个国际夏季研讨会。

他们被邀请在西班牙各地和外国城市做200多场演讲，他们的作品被大量出版成书，包括《RCR Aranda Pigem Vilalta Arquitectes》。《从抽象到自然》(Entre la abstraccion y la naturaleza)，威廉·j·r·柯蒂斯(William J.R. Curtis)著，古斯塔沃·吉利(Gustavo Gili)，巴塞罗那(2004);杂志，El Croquis, a+u, Casabella, Detail, Bauwelt, Arquitectura Viva，等等。

2013年，他们成立了RCR邦卡基金会，以支持整个社会的建筑、景观、艺术和文化。

**2018\_B.V.Doshi**

Balkrishna Doshi于1927年8月26日出生在印度浦那的一个印度教大家庭里，家族两代人都从事家具行业。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对艺术的天赋和对比例的理解，一位学校老师让他接触了建筑。1947年，也就是印度获得独立的那一年，他在J。J。孟买建筑学院，印度最古老的建筑学院之一。

Doshi的雄心和主动性引导了他一生中的许多关键时刻——从登上从印度到伦敦的船，在那里他梦想加入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搬到巴黎——尽管他不会说法语——在 勒·柯布西耶手 下工作;以回应重建祖国的责任和机会。

1954年，他回到印度，监督勒•柯布西耶在昌迪加尔和艾哈迈达巴德的项目，其中包括磨坊主协会大楼(1954年艾哈迈达巴德)和Shodhan House(1956年艾哈迈达巴德)等。从1962年开始，Doshi还与Louis Kahn合作建立了印度管理学院，Ahmedabad，他们继续合作了十多年。

1956年，Doshi聘请了两名建筑师并创建了自己的事务所Vastushilpa，后来更名为Vastushilpa Consultants，并雇佣了5名合伙人和60名员工，自成立以来已经完成了100多个项目。在他之前的西方建筑师的经验中，他以对生命、东方文化和自然力量的深深的崇敬打造了自己的艺术视野，创造了一个充满个人色彩、视觉、听觉和过去记忆的建筑。除了对印度历史和文化的深深敬意，他年轻时的记忆——神殿、寺庙和熙熙攘攘的街道;来自他祖父的家具作坊的漆和木材的气味都进入了他的建筑。

Doshi回忆起他最私人的努力之一，Sangath (Ahmedabad, 1980)，他的建筑工作室，包括机构、多功能综合体、住宅项目、公共空间、画廊和私人住宅。Sangath融合了印度生活方式的图像和联想。校园融合，参观过的地方的记忆碰撞，唤起和连接遗忘的片段。桑格特是一所不断发展的学校，在那里一个人学习、遗忘和再学习。它已经成为文化、艺术和可持续发展的避难所，这里强调研究、制度设施和最大限度的可持续性。

他的作品回顾展《赞美栖息地:真实、虚拟和想象》(Habitat: The Real, The Virtual and The imagine)在印度德里的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s)开幕(2014年)，之后前往中国上海的艺术发电站(Power Station of Art Shanghai, 2017年)。他最近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U.K.)发表了第27届年度建筑演讲(2017)。

出版的文献包括《未知之路》(Vastushilpa Foundation, 2011);《印度印多尔的社区建设》中的乌托邦幻想在哪里?: Hansy Better Barraza的《社会交换的架构》(Periscope出版社，2012);并在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著作，如A+U(日本)、建筑评论(英国)、Abitare(意大利)等。

Doshi是由国际建筑师联盟与教科文组织联合发起的《建筑师教育国际宪章》国际筹备委员会的成员(1995年)，并拥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90年)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2005年)的荣誉博士学位。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休斯敦莱斯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并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学校和机构讲学。

**2019\_ Arata Isozaki**

2019得主矶生于Ōita九州岛,日本1931年二战爆发前。当广岛和长崎被轰炸时，他只有14岁，他的建筑理念是，虽然建筑是短暂的，但它们应该让当前经过和周围的使用者感到愉悦。“当我开始了解世界的时候，我的家乡被烧毁了。在海岸的另一边，原子弹被投在了广岛，所以我在世贸遗址附近长大。它成了一片废墟，没有建筑，没有建筑物，甚至连一座城市都没有。周围只有兵营和避难所。所以，我对建筑的第一次体验就是建筑的空白，我开始考虑人们如何重建他们的家园和城市。”

1954年，Isozaki毕业于东京大学工程系建筑系，并在1987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Kenzo Tange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63年，在盟军占领日本后，日本重获主权，并在二战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确定性中寻求物质重建的时候，他创立了保田isozaki & Associates公司。“为了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合适的方法，我不能详述任何一种风格。改变成为常数。矛盾的是，这成了我自己的风格。他的工作从本地开始，在他的家乡和福冈有很多建筑，然后很快扩展到群马、大阪和东京。重要的工作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包括Ōita全州图书馆(1962 - 1966Ōita,日本),世博会的70年节日广场(1966 - 1970年日本大阪),现代艺术博物馆,群马县(1971 - 1974群马县,日本),和北九州市艺术博物馆,福冈(1972 - 1974年日本福冈)。

Isozaki展示了他超越时代的全球视野，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对话。他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际建筑领袖，他的第一个海外项目是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美国加州，1981-1986)。在他的100多个建筑项目中，其他著名的国际作品包括:为1992年夏季奥运会设计的Palau Sant Jordi(西班牙巴塞罗那，1983-1990);迪士尼团队大厦(1987-1990，美国佛罗里达州);深圳文化中心(1998-2007，中国深圳);Pala Alpitour(2002-2005都灵，意大利)，2006年冬奥会冰球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03-2008北京);安联大厦(2003-2014，意大利米兰);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2004-2011，卡塔尔多哈);上海交响音乐厅(2008-2014中国上海);湖南省博物馆(2011-2017年，长沙，中国)。

20世纪60年代，Isozaki设想了“空中之城”(1962年，日本东京)，这是一个未来主义的新宿规划，包括高架式的建筑、住宅和交通设施，悬浮于下方的老城之上，以应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没有实现，Isozaki继续规划加速经济的城市，他最近的发展是在中国和中东。作为重要建筑竞赛的评委，他通过自己的批判性作品，为世界各地年轻建筑师的理念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60年来，他的作品包括哲学、视觉艺术、设计、音乐、电影和戏剧，以及他的标志性建筑。

他是收件人的年度奖,日本建筑学会Ōita县图书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群马县(分别在1967年和1975年,日本),并且des Arts et des《(1997名军官、法国),瑞芭金牌建筑(1986英国),里昂d ' oro,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作为日本馆意大利(1996)的专员,格兰克鲁兹de la Orden del Merito公民(1997西班牙),Ordine al Merito德拉Repubblica Italiana意大利(2007),以及罗伦佐·伊尔·马尼格尼莫终身成就奖，佛罗伦萨双年展(2017)。他是皇家艺术学院(1994年)和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1998年)的荣誉成员，也是日本艺术学院(2017年)的成员。1979年，他被任命为第一届普利兹克奖评审团成员，并在之后的5年里继续担任成员。

以Isozaki作品为特色的个展包括:Arata Isozaki: Architecture 1960-1990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美国加州)和东京站画廊(日本东京);Arata Isozaki: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美国纽约)、Arte Galleria D’Arte Moderna、Comune di Bologna(意大利博洛尼亚)、荷兰建筑学院(荷兰鹿特丹)、英国国家建筑学院(英国伦敦)、米罗博物馆(西班牙巴塞罗那)和莫尼·拉扎里斯顿(希腊塞萨洛尼基)的建筑作品;Arata Isozaki - Rivoli城堡的电子迷宫，当代艺术博物馆(都灵，意大利)和Serralves当代艺术博物馆(葡萄牙波尔图);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北京)、上海城市规划展览中心(中国上海)、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

Isozaki曾担任多所美国大学的客座教授，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美国纽约);哈佛大学(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和耶鲁大学(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他的总部设在冲绳，在日本、中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设有办事处。